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已不可問
况勢頗危
國勢惘然
竟爾愒然
長往直是
爲避禍苟
全之計更
不止僅圖
自了矣

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
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
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
公行然後可集事邪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帕克巴爲大寶法王 蒙古主命帕克巴創

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更號帕克巴爲大寶法王

三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范陽人將兵拒之戰于赤灘

圃在襄陽縣東
南漢江上敗績 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

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字翔仲
州樂平人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廷鸞每見文法益密

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黥堂

吏以泄其憤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城敗績新城樓綱目作新郛考輿志新郛城在臨安府
祥符西南宋末築爲戍守處新城在襄陽縣東南

元女襄陽時益以絕宋權援兩城相去數百里夏貴赴援至襄陽城下則已始新郛而西
不得云襄陽也且權綱日子目申明云貴總新城而提綱乃貴新郛城極殊甚今特改書 詔以

貴爲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

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

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

城壽志元開襄陽分縣十城新城其一也明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洲在襄陽縣南為阿珠所敗

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在襄陽縣南漢江西岸亦

為阿珠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淠植之弟冬十月蒙古遣兵討之

蒙古主以衍廢立命趙璧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已而璧至東

京會衍已死乃請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及其親屬未幾衍集復集

餘衆立植庶族為王攻入海島踰年始討平之

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文德以許蒙古置權

場為恨每日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

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禁兵

〔庚午〕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

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遣書賈似道曰吾持兵數萬入

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

即北悉代通益尋覽

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

起復孫虎臣爲淮東安撫副使

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

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議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

曰此闕宦預權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受帝師戒希憲

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

子當孝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鼎智密迪音音譯今改爲怨

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

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

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樂阿哈瑪特曰日與妻

以陳宗禮字立之簽書樞密院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

禮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卽位益盛至出內帑

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

純臣事上
功過皆無
不可掩飾
不掩飾固
不可掩飾
免之懷悻
豈宜存分
勝之見廉
希憲當西
域人繫獄
被原時無
未預聞本

妨礙身事
外願補署
堂生自求
罷斥婚情
干譽殊無
足取又豈
人臣勿欺
之義乎

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及是拜簽樞未幾卒

蒙古主立尙書省以阿哈瑪特平章政事阿哈瑪特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于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因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悞益甚既立尙書省以爲平章政事

三月庚子朔日食

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禮儀時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庫克新善作忽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哈瑪特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辭免蒙古主不許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

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藁于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億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

挾持
較善
惡亦
相遠
獨位
君估
擅之
已擯
而專

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引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

〔未〕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

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

撫州黃震

字東發

大書閉糶者籍彊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

衆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侵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

牽制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諤德齊展斯迪音

一名烏瑪喇留四人按賽音諤德齊展斯

迪音舊作賽典赤諤思丁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並改

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

澤州人

出嘉定汪良臣出重

慶扎拉布哈

舊作札喇不花今改

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時漢水溢文虎

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珠夾江東西爲陳別令

一軍趨會丹灘在襄陽縣東南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

鼓鐙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

上蓋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

衛以論阿
哈瑪特請
解機務故
不得舉人

恐其嫌於
樹黨耳其
謂用人天
子大柄當
斷自宸衷
所見誠是
至云以位
舉人恐開
市恩之漸
尙未理盡
當于理事
惟人臣事
私之辨受
爵公朝拜
恩私室黨
撥習其端
惡不可開
至若蕭何
羊祜與參
杜預舉賢
爲國要自
無傷公正
苟其心稍
涉于私即
汎論實否
亦難保其
不隱爲市
恩之地者

衡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尙字伯強遼東丹王姚燧之從子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卽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九月蒙古弛四川茶鹽之禁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十二月初置土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土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于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跡稍異者黜之

傳是
非不
勞假
斯不
敢有
其

〔中〕八年

元五年

春正月元罷尙書省

考元史百官志

元七年罷尙書省

八年併入中書

復置

二十九年又置

其後武宗至大二年

再立尙書省四年復罷今並注于此後因事附見不具書

阿哈瑪特仍平章中書省事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庭芝偵知襄陽西

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

河自襄陽西北東流入漢三國志樂進在清泥以兵相拒即此

卽其地造舟百

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

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

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

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憤漢水

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

注見

下又進高頭港口

在團山南

結方陳

夜漏下三刻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啓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

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轉戰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

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

浮屍溯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槍六箭

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

二張養身
冒險其忠
實聞其忠
勇誠爲可
尚但所云
募士特蠟
書求援襄
郡相距尚
遙所募二
人即秦狎
波濤中能
于水中數
日不食浮
元兵既列
櫓連數十
里魚蝦尚
不能度其
密比可知
無論水底
且能一難
非咄咄可
了而拽氣
水中斷櫓
浮上又櫓
不爲偵候
者所知實
之于埋此
不于信張
不遇欲此
大貴順而
舉遂從而

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在襄陽縣東附漢江中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緝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珠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 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

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
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
飲藥卒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爲尼似道乃
還祀明堂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
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卻輅乘道遙輦還
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
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
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
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廷鸞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
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
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
羣臣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之變初元降
即信而委
任之何至
此時好忠
爲元用況
整既廢復
整心豈復
味懷宋狡
而其雄宋
而性于宋
之強弱勝
元大局籌
負大弱籌
之已深虛
不肯爲虛
名所餌即
欲藉此離
可乘徒無
可乘徒無
可乘徒無
見使被令
可謂拙于
謀矣

遣使入元封劉整爲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詔以整

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甯人賚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

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忠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

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

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岷縣本漢州縣宋改名今縣屬岷州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

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

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癸〕九年元至元十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文虎牛富靈邱人死之 樊被

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亂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

與固守爲唇齒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鏢以鐵緝上

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緝燔

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

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

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

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徹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

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

等以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

下，帝從之。時軍臣多言高道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于似道曰：吾用誰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之，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曷其今朝廷以襄陽叛，遣使告

以捷聞則必不或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十八人，文煥即悉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先是阿爾哈雅和州人，善作攻樊

城，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遂破外郭。至是移之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

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爾哈雅乃身至城下，宣元

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

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

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朝

燕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

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德子知靖江府，師事似道，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語皆不聞。

三月，詔城清口。注見前。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

元之覆宋也，專力荆

三月詔城清口。注見前。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

湖道襄樊
要而藩離
去險固失
破竹之勢
已成淮東
諸路之師
特以未制
宋兵使腹
背受敵耳
非必欲築
堡堅壘爲
曠日持久
計也况清
口桃源之
策整源時
即有是言
何至將軍
中書吏密
稿付使外
之使子得
宜至乎平
乎南可定
之官尤兼
所共見不
侍人言者
宋人不言
不獨其許
且頗信之
而遠加興
籍所見何
異孩孺哉

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

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

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重清河軍元改縣今縣屬淮安府

置機速房于中書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

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

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

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

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鑱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常陽界之玉泉山

在安陸府

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江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子精吉木爲太子精吉木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

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字敬甫以輔之元主以爲太子贊善

精吉木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

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精吉木曰善至是

立爲皇太子

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潛字元潛之子爲沿江制置使

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于循州註見給事中陳

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

官監察御史陳文龍州字黃編興化人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

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

知撫州旋又使臺官季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

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

戰僅從薄罰興奴隸庸才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

多資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置重典則

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

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

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

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尙等爲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

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駿山。

在重慶府合州東北

知合州張珪

字君玉瓜州人

擊走之。劉整獻計于元欲自

青居進築馬駿虎頭

亦在合州東北

二山。掘三江口。

嘉陵江入合州界合渠江曰嘉渠口又遷州東南合涪江曰三江口以圖

合州遣統軍哈喇

舊作合刺今改

築之。張珪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

師渡平陽灘。

在合州嘉陵江中

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駿城

築卒不就。

先是元兵入蜀廷與王堅協力拒守堅適以任代之珪承間擊之使外以兵襲蜀內散民壘田積粟未再期公私斂足至是元兵既過珪守于朝請城馬駿虎頭二山或先城其一

以據險要不詳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爲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爲沿江制置使庭芝

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爲二司故以

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

禁兵。

封子焘

帝次子全后出

爲嘉國公

〔甲〕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

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

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元以巴延

蒙古巴林部人
舊作伯顏今改

爲中書左丞相

巴延事宗王轄魯于西域嘗入

奏事元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

左相

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暴卽位太后臨朝稱詔 帝爲太子時以好內聞

既立耽于酒色及是崩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是

同正帝
長子

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暴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

封兄是爲吉王弟昺同昺度宗第三子爲信王 是母楊淑妃昺母俞修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責賈似道

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遠禍天命之靈重惜分陰以謹事赴

功之日也而乃離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置以乘當天心術遂民物拱揖稽顙而折衝萬里不亦顯乎爲今日之計者其慎有三夫內郡何事必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軍兵親見兵可七十餘萬人

老弱委焉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提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汎舟長往來游獵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鐵

船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貞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治之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靖遠而歸之許輸餉幣以緩師期不一二年邊運稍休糧垣稍固生

兵日增可觀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街壁與橫之譚孫備以俟 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

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以朱黶孫爲京湖制置兼知江陵府

宋卽不拘
元使必竟
亦未情况
能忘此構
既因此構
豐與兵更
非禮禮所
袖釋怨至
此時而欲
輪帶緩師
幾無異術
莊公之許
璧求活立

借所見誠
爲狂聞無
當至其以
還兵屯守
爲上策雖
亦緩不及
事然憑江
淮之險以
爲固悉備
精銳拒守
未嘗不可
稍遇敵鋒
而爲國獻
謀言之尤
爲無罪乃
似道避以
爲任言肆
詬罷斥旋
加必欲錯
天下之口
以坐視宗
社之亡實
不解其是
何肺腑矣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山在杭州府臨安縣西北。與於潛縣及湖州府安吉州接界。元和志山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

水涌安

吉臨安餘杭。

注俱見前。

民溺死者無算。

元太保劉秉忠卒。

文真。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

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

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

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

元史天澤巴延大舉南侵。天澤有疾而還。元主詔數賈似道背盟拘使

之罪。命天澤巴延總諸道兵。與阿珠阿爾哈雅呂文煥行省荆湖。博囉

干非鄂人。太祖功臣。鄂約達勒魯。按博編干。舊作博羅。博羅非鄂。舊作忙兀。鄂約達勒魯。舊作長答兒。今並改。安塔海蘇達人。舊作劉整達春

舊作塔出。今改。董文炳行院淮西。兵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

聽巴延節制。

九月。元呂文煥以巴延趨郢州。劉整以博囉干趨淮西。巴延分大軍爲

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囉干由

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索多

札拉爾氏。舊作哈喇。今改。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

在襄陽府南漳縣西北。與臨漳府接界。

翟招討將一軍。由

老鴉山

在南漳縣南
山最險峻

徇荆南而自與阿珠帥阿樓罕

札拉爾氏舊作
阿剌罕今改

張弘範諸

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冬十月元巴延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巴延遂潛兵入漢屠沙洋

鎮名在
安陸府

荆門州東南州志西魏置綠蕪縣後廢今爲沙洋鎮臨漢水上

破新郢守將邊居誼

隨州人

死之

巴延薄郢州軍于

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

郢州城即古石城今爲安陸府治石城注見前

新郢

在漢南橫鐵緝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礮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

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乃用俘者

言由間道趨郢

俘言江九郡橫截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宋澤梁東有河口可入應州轉而下江僅三果巴延從之攻拔黃家澤雲引

諸軍備舟由漢湖入漢在鍾祥縣南應州在荊門州東南

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

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

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大用餘悉屠之

遂薄新城

即新城

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

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

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

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甯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

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

十一月。以陸秀夫

字君實。婺州蘭溪人。後徙鎮江。

參議。准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

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惟改官。不使去己。

以王煥

字仲贊。一字伯暉。新昌人。

章鑑

字公榮。分寧人。

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制下。煥屢疏固辭。

不許。尋又請。毋判省院公牘。亦不許。

十二月。元巴延攻陽邏堡。

注見前。

夏貴帥師拒之。巴延使阿珠襲青山磯。

武在

武昌府江夏縣東北漢大江

遂渡江。

巴延至蔡店。

在漢陽府漢陽縣。今爲網有連司。

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

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王達守陽邏堡。朱禔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

入大

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

在漢陽府黃陂縣南。上通武湖。下通大江。一名武昌口。亦名沙武口。

入江。巴

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乘間遣阿樓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

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巴延因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阿珠卽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字晉明，天澤子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卻。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

元巴延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巴延遂會阿珠趨鄂州。阿珠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師遂入堡。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乃渡江，與阿珠會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

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

知道素不
鄂州之功
掩敗人功
尤兼人所
共見以鄂
破而元師
乘勝東下
席捲之勢
已成雖名
將向恐不
足抵禦以
能即出登
而安衆心
廷臣疏請
以道親出
奸竊其權

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鄂州降元巴延使行省右丞阿爾哈雅戍鄂遂引兵東下鄂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援朱禪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招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命阿爾哈雅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珠東下趨臨安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赦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

陳奕以黃州叛降元元巴延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巴延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

以聽其致
敗耳非果
望其有濟
於事而快
國計廷臣
私憤亦不
之問此宋
可所以亡
也

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李庭芝遣兵入援

帝暴

〔亥乙〕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元兵入黃蘄州

葬永紹陵

史臣曰度宗嗣位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與勢凌基國亡不于身幸矣

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初師夔提舉

江州興福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

召師夔參贊都督府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巴延以

師夔知江州時知壽昌軍宋置鄂州今武昌府武昌縣是胡夢麟寓治州中自殺師夔設宴與公樓道

宗室女二人獻巴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與仁義師而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心乎斥遣之與公樓在九江府治後濱大江

元劉整死于無爲軍開禧曰整以宋臣降元引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爲

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

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巴延不可至是整率騎兵攻無

爲軍久而不克聞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

劉整以宋
將降元已
爲器導不
不類乃不
以類乃不
姓爲事而
帥約東成

功後人發
憤以死適
益增其遺
臭豈直輕
于鴻毛豈
得以豫讓
相比哉

遂發憤死于無爲城下。

知安慶府

宋置今
屬江南

范文虎叛降元。

文虎遣人如江州迎元軍。巴延乃使阿

珠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仰藥死。巴延繼至。承制授文虎

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

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

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督府。不

得擅行。進次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

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爲江淮招

討使。俾就建康募兵。立信受詔。卽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

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

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旣至。建康守兵悉潰。四

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

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巴延不許。似道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巴延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元克池州。

明爲府
今屬江南

權守趙卯發字漢興
品化人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

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卯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峻拒之。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明日，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林開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順義夫人。

元主封其子諾摩罕。

舊作那木
今改

爲北平王，以安圖行省院事于北鄙。

元太

宗長孫曰海都。

元史：諸王世系表，海都爲太宗第五子，和碩王之子和碩王，舊作合失大王，今改。

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

干戈。至是，詔封諾摩罕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圖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

武忠

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

惜但願大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計震悼贈太尉追封鎮

陽王

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他及臨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諂下無怨人以此郭子儀曹彬云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取江淮州軍賈似道

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

在池州府南

夏貴

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

在蕪湖縣西南上流即宣國之小港水下流入

有江今貴嘗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己上殊

無鬪志會巴延令軍中作大棧數十采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而陰

遣步騎夾岸以進時阿珠與虎臣對陳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

臣軍動阿珠以刈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

漢州人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

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

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珠麾將校橫擊深入巴延

以步騎左右倚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

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

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

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慢罵之者于是鎮江甯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相繼降元

元克饒州知州事唐震字景實會稽人故相江萬里死之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

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

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

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其兄與家人俱死

初江萬里罷相後聞襄樊破罄池芝山在饒州府鄱陽縣北唐制史薛振常來芝于此因名後圃扁其

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謂門人陳偉器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

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水蜀人王鎬子萬里後相繼投沼中積

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費華文閣待制忠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諱文忠

行宮留守趙潛棄建康而逃潛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煇去位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

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賈似道親信出師時令韓震兵復以爲請詔下公卿雜

訂上之師
爲南宋存
亡一大機
會自遷都

職起廷論
澤有異同
然時事至
此已無可
爲即固守
孤城亦未
必能再延
一綏但與
其播運海
上委乘洪
濟又何如
堅躡都爲
猶不失爲
宗社之殉
耶王煥此
論固未爲
非理然以
其說不爲
案位徑去
置國事于
不問其跡
似乎抗前
其心未死
避禍以視
似道之喪
師辱國之
差亦不所
以聞耳能

議王煥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
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
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
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
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
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
爲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字叔章衡州人遣兵入援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

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遣元行人郝經還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字季等來問經所在

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尙醫近侍迎勞至燕未幾

卒諡文忠經留宋十六年思託言垂後所著有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學其北還之

馮經健來
被拘抗志
不屈固宜
與蘇武並
稱然武尚
不免妾婦
生子而經
獨以著書
講學爲事
更不可謂
然不粹者
至世蓋因
節事而傳
武事知上
會射乃上
林使設詞
漢使奴詞
以誑奴詞
在當時本
非事實若
竟欲藉以
爲通問則
不免之古
諒經必不
出此且中
統十五載
乙亥至元
北還一之
首尾之無
豈能向無

慶曆海象區有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故厲使者勿殺國信大使都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置經
以久留音問不通乃用鐵丸高書繫屬足礙之北飛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爲至元也事載元史經本
傳明宋濂有題書後文且云是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中集賢學士郭貫獲之始上于
朝仁宗令裝潢成帙藏諸東觀吳澄寫補疏集皆有所作其言尤爲詳確續編目不載今特爲補錄

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

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卽上

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

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

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

右丞相章鑑遁。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

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招賓僚與訣手自

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

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掘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立信以其家人

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

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

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澠得又汴人
射覺匿私
以宋濂輩
家以點綴
借以固無
詞章史傳
不可而錄
亦則而矣
之則而矣
汪立信從
容就節志
固可嘉然
方駐兵高
鄆身當南
北之衝屹
然爲江淮
聲援使其
于潰師之
後激勵士
卒力圖再
舉或藉此
亦未可知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闐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巴延入建康。建康都統徐旺榮迎巴延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兵駐揚州。與博囉干達春絕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

以王爚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師。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爲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削章鑑官。放歸田里。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

鑑明其無他。爲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

鑑居位誠實。與人多許。可時日爲滿朝。數。

復吳潛向士璧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御史陳過

續綱目作陳過。宋史本紀無。今改正。潘

即時勢亦
難可為守
當俟與城
計窮乃遠
同死自問
聞敗問于
爾事絲毫
無補惜乎
其輕一死
死耳

人臣當無
事之時苟
圖自逸引
身而退就
乘陳力已
列疆場日
乃國故多
艱即夙夜
在公向恐
不能救危
亡于萬一
盡心所事
義固應然
豈有當京
邑戒嚴相
率而為遁

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于吉陽軍罷廖瑩中王
庭人金華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

元軍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嘗續綱目作王夏臣今從宋史等以城降元知平

江府潛說友亦叛降于元後五月和州勸擊使劉師異復取常州劉師異州人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世傑遣其將閻順李

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

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臨安戒嚴曾淵

子字廣豐人文及翁字時舉紹州人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元兵既近臨安戒嚴

于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

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

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

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

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方且表

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生何

荒之舉棄
置朝廷悍
然不類平
淵子等會
日皆號讀
書明理之
人至臨難
則惟思苟
免真爲士
類所羞稱
然章鑑留
夢炎輩身
乘國鉤鼠
復抱頭鼠
何足責乎

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
二資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禮部尚書廉希賢

字迪明一名準圖哈裡希憲從弟

等來至獨松關

在今餘杭縣西北獨松嶺上爲江浙二省要隘

守將

張濡

字德會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華安長清人質之子奉

國書而南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
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行至獨松關張濡部曲不知爲使襲
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
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爲詐計
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
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

軍戰船數千艘掘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陳
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
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元兵尋復破沙市城監鎮司馬夢

求

蘇州人光

死之

冒昧橫挑
敵師以甘
思更與兒
言何異元
戲所愚謀
宋者錯認
若此向何
所特以圖

建藩之說
在平世已
屬廷議城
敵騎憑城
兵猶難支
柱豈與芮
庸材分陝
所可倚以
自強且浙
輿地非衝
要虛崇實
制更與議
際何欲博
建置之名
而於當時

夏四月元阿爾哈雅侵江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遂盡取荆南州軍初

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爾

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

炎等遂出降阿爾哈雅遂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于是湖北諸郡保鄂

相繼皆降阿爾哈雅以兵守峽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巴延保鄂

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

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以福王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有司議建藩屏以彊王室詔

以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珠侵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元兵東

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

苗再成與趙孟錦宗室帥兵大戰于老鶴嘴注見敗績阿珠乘勝進趨

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陽退才逐之阿珠反戰

至揚子橋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兩軍夾水而陳元張弘範以二十騎絕渡衝才軍才

事勢全未
籌及厥後
行都既破
與西且不
召自來又
安在能乎
爲潘術乎

是時宋亡
君臣救亡
之不暇尚
從容爲崇
儒重道之
舉此與宋
襄臨戰宋
古何異哀
耳可笑可

軍堅不可動。引範引卻以誘之。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引範。引範旋轡反
迎刺之。應手而斃。才軍遂潰。阿珠與引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
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
軍進薄揚州南門。

詔與婺州處士何基王柏

基字子華柏字會之俱金華人

贈諡

基少師事黃幹。醇固篤實。絕

類漢儒趙汝騰蔡抗

字仲簡元定孫

楊棟

字元極州青城人

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又

改承務郎。基終不受。柏年三十始知爲學之源。捐去俗學。勇于求道。從
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
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諡基曰文定。贈柏承事郎。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
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
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
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
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晝晦如夜。

成都安撫使魯萬壽以嘉定嘉定府今隴南四川諸城叛降元。元主召汪良臣入

朝謂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授四川行樞密院事。遣還良臣。進

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

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山名。在今嘉定府。東以形似得名。九頂。山名。在今嘉定府。東一里。隔江山有。

九龜。城在今隴南。東南亦曰子雲。諸城降元。元以萬壽簽四川行樞密院

事。魯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于元。獨四川制置副使張珪固守不降。元主遣東四川行樞密院會兵萬人圍之。軍心不相。珪得以拒守。

以王煇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王煇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煇宜中皆請相夢炎

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閒也。乃以煇平章軍國重事。一月

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煇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

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珠戰焦山下。世傑敗績。奔鬪山。在今鎮江府丹徒縣東北。山在江濱。有上下二巖。深。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

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山。在今丹徒縣東北。北與焦山對峙。

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

水軍因舟
為壘潮汐
之盈縮無
常惟視水
勢行舟無
虞膠可之
免世傑堅
既堅

非萬全之策而必以
其發于必
死之地即
無阿珠火
攻亦不知
其將何措
制勝也
置乖方東
手就斃世
傑固忠不
餘而智有
足者

珠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既礙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珠弘範追之獲黃白鷓船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

似道太皇太后不許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尙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尋又徙于建甯府語新書建甯其家建甯中王庭獻名流之嶺南皆自歿翁合上言似道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于衆怒僅謫建甯夫建甯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魘魅國子司業方應發中書舍人王應麟亦言之皆不從于

是侍御史陳景行孫嶸叟等上疏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乃

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

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甯之開

元寺

在今建甯府甌寧縣城南
晉建寧名休泉唐賜今名

侍妾尙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徹轎蓋暴行秋

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

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

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

在今泉州府晉江縣東北一名
萬安橋宋嘉祐中文字守藝真碑

遇葉李自漳州放還

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爲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溫州初張世傑之將出

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不然則已請行宜中甚愧已而世

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

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

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出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

家尙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

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

其略以爲趙汝愚總與變皆黨賊通宜中乃
僭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今孤孽潛說友皆

以城畔乃受其寇其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濃而阻撓之其假道長師尋聞陽請致詞而文伯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誓而長縮猶議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範張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于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國將不止一假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燾

或謂京學之論實燾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

下九皋等臨安獄而降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

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

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燾既罷相未幾遂卒燾清修剛助不可傾勢及爲相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情之

元以巴延爲右丞相阿珠爲左丞相元主召巴延還至上都面陳形勢

乞卽進兵遂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

相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萬戶蘇都爾

岱舊作宋都及呂師夔李恆西夏等取江西

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詔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

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

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衰弱故敵至

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

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陵阿爾哈雅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揚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冬十月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夢炎自右相除左相宜中復除右相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氏使

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爾哈雅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五代宋

湖南長沙府益陽漢縣今亦長沙府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時

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
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人皆殊死戰有來招降者
輒殺之以徇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

在今延平府城東其水湍急其

石康制號

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

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

在今龍溪縣南

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

其子與妾于別館卽厠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後十二月復詔許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元阿珠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阿珠攻揚久而不拔乃築長圍困之

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巴延至灣頭召諸將授

方略遂率衆軍南行

元巴延渡江分兵東下

巴延定議分兵爲三道阿樓罕鄂囉齊

札喇台人按鄂囉齊

舊作奧魯赤札喇台

舊作札喇台今並改

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

在今廣德州東與長興縣接界爲江浙陸行通道

趨獨

松關董文炳姜衛

國王播國孫之子按姜衛董作相

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

趨澈浦

在今海鹽縣南水經注云谷水于縣出爲澈浦以通巨海卽此

華亭以范文虎爲前鋒巴延及安塔海

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爲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監都人麻士龍朱華與

張全監中道也合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在今武進縣東南前後殺傷

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

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十一月元將阿樓罕克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阿樓罕破銀樹

東壩戍將趙淮與之子死之遂至護牙山一名伍牙山在今臨平縣東北爲金連戰

皆捷進克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

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

元將蘇都爾岱李恆等進取江西州軍都統密佑其先密州人後居鹽州逆戰于撫州

死之蘇都爾岱與李恆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

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偪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府州治聞兵至

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在今撫州府南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

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

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蘇都爾岱曰壯士也欲降之

師變舉族
降元並受
官職叛逆
顯然而其
部曲又爭
相降附呂
氏之罪惡
更無可原
枋得固素
精守道重

不屈令其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侏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元巴延克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嘗

嘗得子

通判陳炤

字先伯常州人

都統王安節

之堅

死之

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姚嘗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巴

延遣人招之譬諭百端終不聽巴延怒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礮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嘗等守志益堅巴延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嘗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巴延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以謝枋得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

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爲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

改知信州

義者何亦
狃于私交
保其藉以
且欲其視
行成遷之
司馬後殆
于李安造
有甚矣
次其安仁
之戰卒敗
于師變耶
無自悔耶

追封故濟王玆爲鎮王

唐昭宗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爲濟王立後乃詔贈

太師尙書令進封鎮王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旣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

王師尙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

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

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張濡旣遁後爲廉希賢之子所殺

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巴延不許陳宜中當國遭時多

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

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乞

班師修好岳見巴延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

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巴延曰汝國執戮我

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于小

兒亦失于小兒天道如此尙何多言遂令曩加特

奈曼人舊作蓋加歹今改

偕岳還而

別遣人奏上都

呂文煥 心負 而事 加門 已屬 況危 際懷 者正 常明 以示 乃于 族申 不重 轉將 崇亂 警而 義之 文煥 降元 業情 又豈 王爵 勤其 宋廷 若此 何異 深在 已入 拿握

追封呂文德爲和義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爲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元巴延入平江。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巴延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破，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曩加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于平江，巴延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襲然爲之。岳等至高郵嵇家莊，爲嵇聳所殺。

黃萬石叛降元，統制米立淮人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元軍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陳上生禽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

臣即欲宋君
人安肯捨元
垂成之抗
違為返廊
乃始則小
請班封繼
則惟冀于
國唯甘延
殘喘包養
含垢不顧
辱其名而
終歸無益
直常諱為
至愚而己
獨惜陸秀
夫後之節
負此時且
無一此言
舉稱姪孫
之約以延
見巴延何

遇害

〔丙〕二年

是年依前夏曆例一歲兩節三月以庚申為宋端
祐二年三月以後為元至元十三年說詳後

春正月元阿爾哈雅破潭州

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遂盡取湖南州軍阿爾哈雅督戰益

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礮攻之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

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

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

衡州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

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

霆字震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

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

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

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安仁人顏

應焱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且守將

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爾哈雅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郝全道桂

陽武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詳前編明殿大學士曾如驥

陳文龍

元年十二月文龍參知政事

黃鏞

元年十一月文龍同

遁以吳堅

元年十二月文龍同

爲左丞相

兼樞密使常林

字長孫同曾孫

參知政事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林黃雷士

書院事林及士林皆遣去召留步美道亦不至謂卽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宜樞大使

諸關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瀆

字景明汝愚曾孫居饒之餘干

與提刑徐道隆

州武義人

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

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

湖州府

臨安

杭州府

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

誘良瀆降良瀆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瀆率衆城守夜就菱舍陣上不

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瀆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

自苦良瀆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伺

守者少怠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昂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巴延不肯從伯姪之稱

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

遣昂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烝嘗

且約巴延會長安鎮

在今海鹽縣西與仁和縣接界

以輸平

進封吉王是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

初召文天祥知臨

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

名興押安係王子領之

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

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干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論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僉修容弟如珪提舉

二王府事

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于奏爾

元巴延軍皋亭山

在今仁德縣東北

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巴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巴延乃進次皋亭山阿樓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

即今北新關在仁德縣北武林門外

文天祥張世傑請移

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巴延受之遣使召宜中議降事而使龔加特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于溫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

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宋縣今改名鎮海縣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

以為彪來從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

磔之于巾子山在今鎮海縣東北山形卓立如巾帽故名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

卒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巴延執天祥遣堅還楊應奎還言巴延欲執政面

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先拜書樞密院與吳堅偕往天祥辭

不拜遂行因說巴延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

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

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以北詔為辭顧

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

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

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蒙固代山蒙古塔塔爾氏舊作忙兀合今改索多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

元呂師夔侵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枋得與元戰于安仁鎮州府今屬魏州府矢盡

而敗遂奔建甯宋軍名鎮福建府是今福建建甯府是山中妻子皆被執枋得至建甯變姓名或避諱中日麻衣臨壘東顧而哭人不識之以

枋得固講
而理學死
事可也乃

變姓名而
竄猶以論
學爲人所
宗正所謂
進退無據
史尙有與
辭世正見
哉

三月日中有黑子

爲彼病也已而去。賈卜。臨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糶而已。委以錢。半謝不取。其後人稱。稱之。多疑。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應陽管縣。今屬建甯府。

元巴延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巴延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

都督府命蒙固岱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

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潤州人。時爲茶獨

不肯。鵬飛令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

止。巴延進屯湖州市。在今杭州城北。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

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略曰。蓋街北命。來抗南師。說以大馬。報以仇。贊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巴延令張惠阿

樓罕董文炳張弘範索多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

勅罷官府及侍衛軍尋復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

數

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是年正月餘慶已同簽書樞密院事。劉昂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

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餘慶兇狡殘忍。昂狎邪小

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卽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

于北而遁。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天祥尋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巴延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尙何言。文煥等慚恚。巴延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潄字文剛從子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我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我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遣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

詳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以去濬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簪荷天祥至高郵遂由通州汎海如溫以求二王

浙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竟三日不至

元巴延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溫州巴

延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卽還曰吾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溫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唐巢縣地宋置鎮巢軍今仍爲縣屬廬州府洪福死之阿珠屯淮

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爾張掖人姓張善爾勞氏按昂吉爾當作昂吉兒案善爾勞爲作野濶今並改俾駐和

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巴延曰願毋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

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旣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

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蒞。殺福子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三月。元巴延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宋亡。巴延

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

子峯。在今錢塘縣天竺西南風箴嶺之北。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巴延深慰

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

臨安。安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

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

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

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字巨誠。州江山人。與其二男一女

同赴井死。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五

元

世祖皇帝 帝名呼必賚太祖少子圖類道諡睿宗 事具前第四子母奇味氏諡莊穆 太后

作法四帝嗣位始建元立國號俱見滅宋而有天下

〔丙〕至元十三年宋益王昀景炎元年是年三月元兵入臨安宋統已絕依前夏商例一歲兩紀三月以前為宋帝景炎元年三月以後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仍以宋二王紀

年附注春三月以阿樓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 巴延自臨安北還承制

留阿樓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蒙固岱鎮浙西索多鎮浙東會江西都

元帥蘇都爾岱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達春移軍與李

恆呂師夔會阿樓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閩月宋陳宜中等奉益王是開府福州 宋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

溫州相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

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在今永嘉縣 孤嶼山麓舊有宋高宗南奔時

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是為都元帥廣王昀副之發兵除吏以秀

王與樺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謀

興復會謝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

復成其為

離失據延流

嗚心而殘

諸臣殉國

峴海島雖

于元若之

節常歸是

以子正統

遂絕則自

或城宋統

見存宗社

既破帝鼎

晉至臨安

可未失猶

憑朝廷規

有疆域可

祐以前德

偏安然屬

南渡已屬

宋自建炎

君且率表
正與明元
桂二王之
竄跡閩演
者無異朕
近於國史
傳凡斥唐
臣爲僞者
概令更正
爲明蓋以
其猶存一
誠難不爲
稱之統然
謂正爲偽
實世不可
論也今公
綱目於景
炎祥興仍
用大書紀
年則又阿
狗不倫乖
史如元自
即帝北遷
順帝未嘗
沙漢繼嘗
不子孫繼
立苗裔屢
傳然既委
稟中原編

中遂入閩時汀建諸州方謀從黃萬石納款

萬石嘗爲福建漕使故得聞二王

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

歷作劍宋南劍州屬福州諸注見前

守臣林起鼇遣軍攻之萬石敗

走宋人兵勢稍振

時宋人傳檄嶺海晉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諒將聞之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

嘗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驅棄戎機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

唐封州併兵成梧州亦爲格所遺靜江唐軍名宋置府今廣西桂林府是

宋主焜時焜已降續綱目尙存焜非是今依元史世祖本紀之例改書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襲瓜洲不克

宋主焜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

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焜避去才追

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甯死豈作降將軍邪真

州苗再成亦謀出兵奪焜不克

夏五月宋人奉益王昀立于福州宋陳宜中等共立益王改元景炎尊

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同聽政遙上宋主焜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

又上謝太后全太后尊號進封廣王昺爲衛王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

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州府是日有大聲出府

中衆皆驚仆

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

卒大書即不
復此正書也
則知此書也
之而已失中
原而仍失大
非正號夫之
廢與代嬾夫
其書定法不
可有私存且
祖之稱私存
史法所存亦
昭爲君者亦
使統緒存者
亡當慎存者
桑而慎存者
朽而慎存者
至承世字
失于大命
以守世命
徇世命
延數日
虛名亦無
補於救敗
理本救敗
至垂戒亦
爲改也亦
法而正其

張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
續綱目作直學士院按宋及秀夫傳皆云爲熾明殿學士

書樞密院事與續綱目不同似得其實今從之陳宜中以陸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

夫亦悉心匡贊久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乃謫居潮州

時又以藥劉儀主管殿前司召字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

宋以趙潛爲江西制置使吳浚字九文江人爲江西招諭使宋人謀起兵興復

以潛爲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進兵饒州李世遠方興等進兵浙東

吳浚爲招諭使鄒淵字風叔吉水人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

翟國秀等分道出師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宋以文天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天祥自溫州至福州拜右丞

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

以爲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太平州人招豪傑于江淮杜潛募兵于溫

州

封宋主熹爲瀛國公初宋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

家鉉翁聞國亡且夕哭泣不食飲者數十日宋主熹及全太后至燕高

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

大旨如此
文武分途
並進用本
相資原不
可時輕時
重乃宋時
士大夫積
習往夫賤
武而尊文
本不可爲
訓至買似
道乘鈞更
復痛加裁
抑令其受
制毛錐馴
至內外乖
離望風解
體控制自
宜其各顧
無可貸昭
名分所昭
既深有定
即義在死
綏若以死
將乖方遠
爾甘爲負
主實尤悖
道之尤悖
主所言之
義亂然不
但杜亂臣

社巴延遂以羃赴上都見帝于大安殿降封瀛國公凡家貴在杭越者

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帝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實假道專圖每憂論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懷不平故望風送款帝遣董文忠謂之曰假道實難汝曹特

假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假道輕汝也固宜

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 巴延入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

樞密院事尋詔以藤州元屬廣西道今屬梧州府等處五千戶爲食邑

建康安撫使索多克衛州宋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衛

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索多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

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連戰三月遂克婺州衛守備甚嚴索多率總

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宋故相留夢炎降

六月阿爾哈雅遣將克廣州 宋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

降于隆興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是立

乃復遣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山名在今廣州府南海縣西北兩山

對峙吃若門關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遂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

俊獨不受被害

宋吳浚兵敗于南豐 浚聚兵于廣昌宋縣今屬贛品府復取南豐宜黃俱見甯都

之口亦足
觀其魄

宋平今爲州
直隸江西

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衛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

敗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江西元帥府降

已而張世傑遣部統張文虎與吳浚會兵
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帥李復觀兵敗浚

奔會

秋七月宋文天祥開府南劍州天祥欲還溫州以圖進取陳宜中不從

蓋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
南劍州經略江西

宋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以城降李庭芝姜才死之淮東州縣
皆平初臨安既下阿珠以宋謝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

者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及宋主焜次瓜洲謝太后復賜庭芝
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
已臣伏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珠

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復遣使者持帝手詔招降庭芝開壁

納使者斬之焚其詔陣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糧盡皆降庭芝猶括民

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給之

兵有自食其子者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

庭芝固守揚州力戰不下江淮殘局藉以支撐宋人忽爾召還自撤藩蔽固為非計庭芝聞命自當執城亡與亡之誓誓以死守何亦援不俟駕之說且以鎮守重寄委付非人身甫即行朱煥即遂至降敵失職力屈捐軀情平有忠智不足節以

於丁村自夜達旦董士元

一名布哈字是

戰死阿珠使巴延徹爾

舊作巴顯救

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珠請帝降詔赦

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召命至庭芝令制置

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

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

之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以降庭芝赴

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

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

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

不泣下

阿珠既破揚州攻真益州趙孟頫出錢需調家見其兵少誦之孟頫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苗再成不屈死帝召阿珠入朝賜泰輿門二千為食邑

宋趙興擇圍婺州董文炳拒卻之宋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多所諫止

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遣興擇出兵浙東宋廷臣皆言與擇有劉

更生之忠曹王舉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

封宋謝太后為壽春郡夫人謝太后以病久留臨安至是自宮中昇其

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命阿樓罕達春等分道將兵入閩廣。阿樓罕董文炳及蒙固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呂師夔李恆等以騎兵出江西。

阿爾哈雅將兵入廣西。宋都統馬堅宕昌人力戰禦之。初宋徵知邕州馬

堅入衛。未行而臨安破。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帝使阿爾哈雅取廣

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在今桂林府興安縣西南。舊楚粵峒峽。

前軍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宋都今爲南寧廣西。過臨桂。宋縣今屬桂林府。夾攻堅。堅退

保靜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夜不解甲。前後百

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宋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字宗伯。福州人。宋宗室子。等將一軍

趨贛。以取甯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漢縣今屬贛州府。劉洙字源伯。廬陵人。等皆自江西起

兵會之。

呂師夔等將兵入梅嶺。遂克韶州。初。東莞唐縣今屬廣州府。民熊飛以兵應趙潛

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取韶州。新會隋縣今屬廣州府。令曾逢龍亦帥兵

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而殺之。潛遂入廣州。至是呂師夔

等將兵度梅嶺。潛使飛及逢龍拒之于南雄。宋置州。今屬南寧廣東。逢龍敗死。飛走

韶州追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巷戰兵敗赴水死潛棄廣州遁去十一月阿樓罕董文炳入處州宋趙與擇等逆戰于瑞安

宋置府今爲
處州府

敗績

死之與擇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璫察訪使林

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珣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宋史作洪率
衆巷戰兵敗

俱死與綱
目不同

宋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昀遁入海阿樓罕兵至建甯府執守臣趙崇

鉞知邵武軍趙時賞等皆棄城去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其主昀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宋福建招撫使王積翁以福州降先是宋以積翁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知漳州備禦下三州積翁聞兵至棄城走福州遣人送款軍前至是阿樓罕軍至福安積翁爲內應遂與知州王剛中同降

宋益王昀走潮州十二月宋招撫使蒲壽庚以泉州降昀泊舟泉州港

招撫使蒲壽庚迎謁請留駐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

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宋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是趨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

阿樓罕克興化軍宋知軍事陳文龍死之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軍

文龍斬之而發民兵固守阿樓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于境上華反導阿樓罕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

文龍不食死

後阿樓罕北歸文龍之屍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爲李多所破燬死之居其城

宋制置副使張玨復取瀘涪州時東西川行院合兵萬人圍重慶肆于

剽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玨雖領重慶之命

宋前以玨爲四

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

不能赴留合州爲拒守計且遣兵略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

和而潰玨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兩川軍屢敗

阿爾哈雅破靜江坑其民宋都統馬瑩死之廣西州郡皆平阿爾哈雅

爲書許瑩以江西大都督瑩不聽又請帝親降手詔諭之瑩焚詔斬其

使靜江以水爲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

在今臨桂縣南源出靈川縣思慶山下東流合于桂江

小溶

一名小融江在興安縣西與大融江合

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瑩率死士

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爾哈雅悉阮其
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宋廣西提刑鄧得遇字謙夫聞靜江破朝

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

在今思恩府武緣縣東南流山上林縣大明山

而死

宋益王是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

是次于惠之甲子門

在今海豐縣東南海口有大石壁立上下各有大

十甲子

遣倪宙奉表詣軍前請降索多命其子元帥伯嘉努

嘉努家偕官

赴燕

命諸將分道入兩川

詔以哈丹克哱濟蘇

嘉作圖里

領東川行樞密院攻

合州布哈李德輝

字仲賢通

州人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

給軍食

〔丁〕十四年

宋益王是

春正月宋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以

汀州降

汀關既破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益王航海擁兵有

異志天祥仍移軍漳州時趙孟澱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

俱叛宋降

波降後復至漳州說天祥時天祥實以大義斬之

命道士張宗演

道陵之後居信州龍虎山

領江南道教

詔封宗演爲嗣漢天師演道靈

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二月詔諸將班師留潛說友爲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

帝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潛說友尋爲雄

所殺已而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等皆爲張所殺

以西僧嘉木揚喇勒智唐作揚理真加今改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夏四月宋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字鼎卿潮州人復取廣州 先是呂師夔軍至廣州

州人趙若岡以城降廣東諸郡皆下至是宋張鎮孫襲廣州復取之張

世傑亦將兵入潮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天祥進兵復取梅州提兵出江西吉贛

兵皆會之遂復取會昌縣宋縣今屬贛州府

淮人張德興傅高起兵陷黃州壽昌軍殺湖北宣慰使鄭鼎 德興與淮

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司空山民傅高應之遂陷黃州壽昌軍用宋

景炎年號賈居貞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

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

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後五月

執使昂吉爾等前兵毀破司空山窮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殺德興

六月宋文天祥入雩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取吉贛諸縣。遂圍贛州。時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等咸起兵應天祥。諸縣豪傑悉遣人如軍中受約束。臨洪諸郡皆附之。惟贛州不下。

諸王錫喇勒濟

舊作昔里吉今改

劫北平王諾摩罕及安圖以叛。命巴延討平之。

諸王錫喇勒濟劫北平王于阿爾穆爾

舊作阿力麻里今改

之地。械繫右丞相安圖。

脅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率軍禦之。巴延與其衆遇于鄂爾坤。舊作幹魯今改河夾水而陳。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錫喇勒濟走死。

宋張世傑會師攻蒲壽庚于泉州。遂復取邵武軍。世傑以福州軍北還。

自將淮兵攻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畚

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遣將復取邵武軍。

八月江西宣慰使李恆襲宋文天祥于興國縣。

宋縣今屬贛州府

天祥兵潰走循州。

其將鞏信

安豐軍人

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

國。天祥不意恆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

引兵就之。會淵兵走潰。恆追天祥至方石嶺。

在興國縣東北

及之。鞏信以短兵接

戰恆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
屹不動恆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甌兵盡潰時趙
時賞坐肩輿後追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恆逼求
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沂鄒鳳乘騎逸
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
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
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被執者皆死恆送天祥妻
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

九月宋益王是遷于潮州之淺灣

今潮州南澳山相近
有錢澳或曰即淺灣

詔達春等將兵入大庾嶺帝詔達春與呂師夔李恆等以步卒入嶺蒙
固岱索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索多遣兵援泉州宋張世傑走歸淺灣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

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畬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索多至是索多來

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參政葉特密什

舊作也的
迷失今改

復取邵武遂入福州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宋復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

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宋播越海濱，庶事疏略，

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

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溼。左右無不悲慟者。

十一月，達春會兵克廣州。初，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

場。一名官富場，在今廣州府新安縣東南。索多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宋守臣馬發竭

力拒守，索多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宋制

置使張鎮孫以城降。達春遂夷廣州城。

劉深將兵襲淺灣，宋張世傑奉益王是走秀山。一名虎頭山，俗號虎頭門，在今廣州府東莞縣西南海中。遂至

井澳。在今廣州府香山縣南海中，嶺下。是至井澳，颶風壞舟，溺水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

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劉深襲井澳，宋益王是奔謝女峽。一名仙女澳，亦在今香山縣境海中。陳宜中逃之占城。是復

入海，至七里洋。當作九里洋，方輿紀要海中，有九里洋，因以名。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

事不可爲，遂不返。

遣兵伐緬。方輿紀要古緬南夷，後漢譯國也。在唐置之，宋始廢之。緬元子緬城置邦牙官，監司明置緬甸宣慰司，去雲南布政司三十八程，後失。初，朝廷屢

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戊寅〕十五年

宋益王出景炎三年五月以後備王同詳興元年

春正月布哈將兵入重慶宋制置副使張

珏死之西川州縣皆平西川行院布哈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

爲書與張珏曰君之爲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州爲州不大于宋之天下珏不答布哈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

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伊遜岱爾

爾一作也也戰扶桑壩在今重慶府東

軍從後合擊之珏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

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布哈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

總名在今涪州

解弓絃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

亦以城破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皆相繼降附

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陳亡者始得襲病死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爲令

二月索多將兵克潮州達春令索多還攻潮州宋馬發城守益備索多

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

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以許衡領太史院事。元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浸疏。帝欲釐正之。乃命

王恂

字敬甫。中山唐縣人。

及楊恭懿郭守敬

字若思。順德郡樂安人。

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

字仲謙。州沙河人。

張易董之。恂言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

史院事。

三月以索多等行省事于福州。倪宙至燕。帝召達春等北還。議二王事

宜。乃留索多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宋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在今惠州府海豐縣南合龍津。故溪諸水東流入海。卽長沙海口也。

天祥以弟璧及母

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宋益王昀還于礪洲。

在今高州府吳川縣南。屹立海中。當南北道。

宋以曾淵子爲參知政事。淵子起兵據雷州。軍前屢使人諭降。不聽。進

兵攻之。淵子奔礪洲。宋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夏四月。宋益王昀卒。宋人立其弟昺。

昺卒。年十一。

後葬于匡山。宋人諱之曰熾宗。

羣臣多欲

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

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

宋以江淮之阻向不
能盡守自
強彈丸海
嶠險復何
足恃世榮
乃思據以
爲固伐木
鳩工欲爲
久安之計
何其謬也
天其既去
即有地利
猶不可濶
況洪濤漲
無依者耶

與衆共立衛王昺年八歲矣時有黃龍見海中因改元祥興升礪洲爲
翔龍縣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宋人日候其還宜中竟不至
五月宋張世傑攻雷州不克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
戰不利用遂降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衆圍城中絕糧士以草
爲食史格漕欽廉高化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六月宋衛王昺遷于新會之厓山

在今廣州府新會縣南
大海中亦曰厓門山

時宋軍所泊居雷化

犬牙處而厓山在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
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其主昺移駐遣人入山
伐木造行宮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
興府是年二月宋都統
魏寶復取廣州時官民兵尙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
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詔以張弘範爲都元帥李恆副之將兵入閩廣弘範言張世傑復立衛
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
事弘範薦李恆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
而南帝復命達春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宋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阿爾哈雅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平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帝命阿爾哈雅往討斬隆十二烈良等奔思州烏羅洞軍復襲之皆戰死阿爾哈雅略地海外遣人招宋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于白沙口在今瓊州府北海口海南岸一名神應港又曰白沙津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爾哈雅裂殺之由是瓊南甯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相率降附

汰江南宥官阿哈瑪特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宥杭州地大民衆阿哈瑪特以私愛任其不肖子瑪蘇庫舊作抹速忽今改彼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尙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哈瑪特罪旣而淮西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以官宥爲言于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于廣南

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股如雷鳴一時頓止

宋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衛王昺繼立上表自
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
冲宰相選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
多死天祥母亦病歿尋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冬閏十一月張弘範襲執宋文天祥于五坡嶺

在今海豐縣北

天祥屯潮陽鄒淵

劉子俊

字民舉
嚴陵人

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

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

弘正

追之天

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

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翼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僞遂烹子俊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

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十二月西僧嘉木揚喇勒智發宋紹興諸陵嘉木揚喇勒智利宋殯宮

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

馬枯骼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

字玉

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百金

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

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

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衆如珏言
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一名蘭澤山在今山陰縣西南即晉王羲之修禊處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
上以識聞者悲之

〔己〕十六年宋帝王昺祥興二年是年二月奔瀛于海春正月張弘範將兵襲厓山弘範由朝陽

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知衛王昺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
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戰不能進退蓋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
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陳碇海
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衛王居其間爲死計人
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
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其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
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弘
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婦在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時生且富貴但饑不可移爾爾固厭敵古忠臣以等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
歎復父母可乎國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
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謂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報者零丁洋
在今廣東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

水鹹飲卽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旣而李恆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恆守匡山北

宋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東川州縣皆平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西

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宋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于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合人德之于是東川州縣皆降附

二月張弘範及宋張世傑戰于匡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其主衛王昺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

在今華度府海陽縣南奇名羅州又名羅島

舟覆而死宋都統張

達乘夜襲弘範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

曰宋舟西艤匡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

氣出山西李恆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軍中

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

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

兵入中軍諸軍皆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弘範麾兵進薄中軍會

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

世傑旋舟
海島雖早
運結固早
爲必死之
計但諸軍
既潰世傑
卽能奪港

而夫去得脫
妃亦中則
走時原非
當不可出
竟秀夫
走者秀夫
之意特慮
跳身而稍
即亦必終
延亦必終
不亦必終
蹈海以成
君臣同死
社稷之義
其與世傑
之向求趙
氏後者用
意雖有跡
同而心不
則皆共跡
自耳

港而去。陸秀夫走其主昺所居舟，舟稍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其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其主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尙八百，盡爲引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昺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知昺溺海之間，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

史臣曰：宋雖起于用武，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于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盡其力，願效漢唐諸王而後土字分，則雖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然既而宋之遠臣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號，無救于亡，然人臣思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三月詔定州縣社稷制度

詔太常寺考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

太子參預朝政何道
大事當與
士所當居
開乃李一
壽請問竟
言何至受
改容聽理
所必無沉
世祖英明
爲元室開
創之輕率
不應輕傳
若此蓋詞
聞異詞而
史家悞信
以爲真耳

通禮

夏五月命道士張留孫字師漢信州黃溪人作醮事。留孫初從張宗演入朝奏對稱

旨遂留侍闕下授元教宗師至是命作醮事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儀命

李鼎諱建福一如留孫事畢居壽請問曰益太子春秋漸長宜預國政帝喜曰尋將及之

秋九月詔皇太子參決朝政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宋文天祥至大都不屈囚之。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

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

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

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

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史元

使拜天祥長揖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帝王以及將相滅

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願早求死博囉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

古至今幾帝幾王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

今日非應博學鴻辭科何暇泛論博囉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古來

...

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囉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囉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帝及大臣不可，引範時在疾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增置宿衛

宿衛舊領于四集賽

集賽猶言分番宿衛也以大庭功臣博勒呼博爾濟魁呼哩齊拉克四族子孫世領之具

前見子孫世襲年勞既久卽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

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集賽增至四千八百衛而累朝鄂爾多

猶言宮室

集賽尤多國之大費每糜于此

〔庚〕十七年春正月詔殺阿爾哈雅所俘戶口放爲民

時阿爾哈雅下

荆南江南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

史言其俘獲三萬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

大夫姜衛檢覈之悉放爲民

都元帥張弘範卒

改武略侯

平宋之功弘範居多還朝未幾瘴癘疾作遂

卒

後果封推陽王

三月帝如上都初帝定大興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三四月迤

北草青則駕幸上都避暑頒賜于宗戚馬亦就水草焉八九月草將枯

則駕回大都歲以爲常

今于品年具嘗往還餘不悉載

秋七月以郝鎮耿仁並爲中書丞阿哈瑪特貪橫益肆援引參知政事

郝鎮耿仁驟升同列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

樞文

自樞應召中州名儒接踵而出，論者謂樞

實有以倡之。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阿朮罕爲右丞相，大發兵擊日本。

前注見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

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錫都

錫都今改

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

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乃命阿朮罕爲右丞相。

范文虎、洪茶邱爲右丞，李庭

本金人，富察氏，歸元後改稱李氏。

張巴圖參知政事，並行中

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曙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曙行省右

丞相。

遣使窮河源。

以篤什

舊作都

爲招討使，往求河源。四閱月始抵其地。河源

出吐蕃朶甘思

元置朶甘思宣慰司，在今青海境內。

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燦如列

星，名鄂端諾爾。

即今鄂敦塔拉，作大教場，與今改。

羣流奔輦，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拉諾

昔之論河
源者衆
紛然皆
未嘗履
其地徒
紙上空
紙矣足
我朝與
式鹿選
絕域成
版章
帝歷遣
制量地
解咨博
坤定括
國河為
特漢唐
來諸說
所志亦
足道矣
日華夷
定所部
關河謂
河滄昌
海案昌
考聖然
在而計
道里然

爾即今札東驚成川號齊必勒亦實河又合伊爾齊

呼蘭忽蘭伊拉齊音作也三河始名黃河又歧為八九股名也孫

鄂洛木音作也譯言九渡自是行二十日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

騰格哩哈達音作也即崑崙也今阿木尼瑪勒占水其南流作崑崙河

繞崑崙南行十餘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音作也譯言細黃河也

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音作也二水合河北流復折而西流過崑

崙北又轉而東北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元置今為歸德又四五日至積石州

圖其城傳位置以聞焉按此說本漢書西域傳及宋師本所譯皆字圖實元史探入地

之為真積石者反被以崑崙之名蓋此混濁者不更其蓋萬什祇能以文誤

不加詳考以漢文妄引經傳之遂至其東水東流注強澤澤所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窮河源源出于崑崙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下南出石積石山曰崑崙漢書西域傳

子積石之山是河水之出源也注積石者積石也又云河水重源發于西塞之外

考之崑崙在國部崑崙先四子國今和闐在葉爾羌東南崑崙即今羅卜諾爾

荒河和闐河合而東流為崑崙水河尼爾勾河又東注于羅卜諾爾即今羅卜諾爾

道里然

知張鷟語不置
澤無源而
河有重源
之說亦確
有明證矣
當時爲什
於中爲及
於源國之
河不識蒙
古語而譯
以漢文又
從而傳會
支離其說
因就現存
地理證在
史加考訂
詳其考訂
如著其大

注海昌澤者也。羅卜諾爾上承千餘里長河之水。漸冷津澇。伏流地中。而其南或地數百里之間。時有小水。上泛成澤。澤行。之迷。宛然積石山。在今青海境內。名阿木尼瑪勒。占木羅山。其西有三山。曰巴延哈喇。曰巴。羅布哈。曰阿克塔沁。地名枯樹。當羅卜諾爾之東南。其巴延哈喇山。東麓有泉。出焉。是爲阿勒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有泉千五百。流歷。如羅卜諾爾。郭敦塔拉。實爲河水。潛行復出之泉。即所謂星宿海也。從此。集合。諸泉。至阿木尼瑪勒。古木。即山東。成二巨澤。曰札。札。郭敦塔拉。郭敦塔拉。白二。諾爾。流出。繞山。南折。北。又折。而東。南行。始名黃河。入陝。四。河。州。界。即古所謂河。自。蒲。昌。海。潛行。至。積。石。復。出。而。爲。中。國。河。源。者。也。黃。河。大。海。發。于。真。游。至。蒲。昌。海。潛行。復。出。而。發。于。積。石。故。曰。河。有。重。源。也。我。朝。康。熙。年。間。遣。使。往。窮。河。源。得。于。積。石。山。山。巖。元。史。所。載。爲。尤。詳。但。其。時。未。平。回。部。故。河。出。意。猶。于。關。合。注。漢。昌。海。之。說。未。得。其。證。今。者。西。域。底。定。固。部。內。元。古。所。稱。意。藏。于。關。蒲。昌。海。諸。境。俱。隸。版。圖。愛。舉。史。漢。諸。書。所。謂。出。意。猶。于。關。合。注。漢。昌。海。而。潛。者。按。之。今。時。形。勢。通。相。符。合。是。爲。積。石。以。上。之。河。源。即。漢。張。奭。所。求。而。得。之。者。不。得。謂。其。鑿。空。無。據。但。惜。其。言之未悉。致。使。後。人。之。疑。耳。至。是。開。出。玉。之。文。見。于。尚。書。今。和。國。產。玉。與。皮。記。河。源。出。于。關。其。山。多。玉。石。之。說。相。合。是。和。國。之。山。亦。屬。真。備。一。脈。所。分。故。河。從。此。出。亦。謂。雅。所。謂。河。出。真。游。墟。之。一。證。也。

十一月行授時歷 郭守敬等以爲金雖改歷止以宋紀元歷微加增益

未嘗測驗于天況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

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建儀象圭表爲器凡十有三曰簡儀曰

渾天象曰玲瓏儀曰仰觀曰立運儀曰觀理儀曰景符曰觀凡曰日月食儀曰星晷定時儀曰九表等正儀曰康正儀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

驗凡二十七所東至高麗西極漢海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徧參歷法酌取中數成新歷上之言自

漢以後歷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西漢立三統歷東漢建四分歷劉洪造乾象

天造元嘉曆祖冲之造大明曆隋張子信造新曆劉焯造皇極曆唐傅仁均造戊實元曆李福風造麟德曆一行造大衍曆徐昂造宣明曆宋錢勰造紀元曆今所考正者凡

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所創法者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

度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日白道交周其法視古加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之法之傳會者一

阿哈瑪特 病國營民 罪狀顯著 前此崔著 勳為窮治 不為世祖 已屬失刑 及至阿哈 瑪特設謀 構陷荷推 二由人結 體之由詳 更訪真偽 況所立盜 萬至四十 八易官不 同厥味隱 激之味何 兼獄事具 案核弗其 輒治奸黨 維治鍛鍊

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歷上易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平章政事廉希憲卒。後進位文正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

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尋卒。巴延嘗

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大德間，師恆陽王。

十二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勒巴。伯今改右丞雅克特穆爾。木兒今改

左丞崔斌。斌既發阿哈瑪特姦盜，海內稱快。尋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哈

瑪特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構斌與阿勒巴等盜官糧

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濟州人等往案獄，弗具。復遣

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于死。斌有文學，通政術，附阿爾哈雅，取刑湖廣，歷使

止之不及，天下寬之。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

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

漢卿及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隱居雲山，嘗召見，旋乞還。卒，賜諡莊靜先生。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

合而為一，可為全人矣。景德太師，封魏國公。

漳州民陳桂龍據高安砦。在漳州府龍溪縣西北。命福建都元帥烏哲勒圖。舒卜察克人，嘗

作完者都，今改。

任殺直臣
世祖於精
事尙稱任
明何竟至
其蒙蔽
此耶

續綱目因
許衡病革
戒子之語
遠于其實
不具官卒
乖書法之

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命烏哲勒

圖及副帥高興字功起討之時建甯賊黃華勢尤猖獗烏哲勒圖先引兵

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烏哲勒圖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

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

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蕪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桂龍欲遁
高興等擊

新陳弔眼桂龍通求降詔流之邊地既而黃華復叛衆幾十萬相宋併興
年號詔史弔等討之華敗走自焚餘衆悉潰史弔字君佐蘇州博野人

〔辛〕十八年春二月皇后翁吉喇特氏崩後追諡順
聖皇后后性明敏達於事機

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集奏奏制京城外江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護陽貴劉榮
忠曰汝何不誠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能

己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
官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歎后

曰宋人雖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取之邪宋太
后金兵正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益厚待之

遣皇太子行邊以巴延佐之帝諭太子曰巴延有文武才汝毋以常人

遇之也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許衡卒正文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

一日未死甯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衡嘗語其子曰我

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

正論者或謂元不謂

後謂曰德封魏國公孫紀孔子廟誌

秋七月阿樓罕卒于軍八月諸將棄師于海島而還阿樓罕既卒詔以

左丞相安塔哈代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

一作五龍山海濱設日本國西有大鹿洲前之

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

規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財三

人

人

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

千阿哈瑪特猶以爲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冬十二月焚毀道書帝方信桑門之說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

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

〔壬午〕十九年春二月遣諸王桑阿克達爾一作相答吾兒滾擊緬初納喇

蘇爾丹回國人舊作納喇達丁今改自緬還具言可擊狀遂以台布一作太卜爲右丞伊克特

濟蘇爾丹人按伊克特舊作伊也罕爲參政諸王桑阿克達爾督諸軍復往擊之

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哈瑪特于闕下著因人心怨阿哈瑪特密鑄

死不能後

悔其易行

志乃道不

此則道不

且云即往

聞召于元

衡之明至

辨自明不

認固不待

分二說之

違君臣定

高又豈得

非肥遜鳴

廣登朝本

而既已身

有可自然

遇合自主

死不能後

悔其易行

立碑請證
此非彌留
亂命則為
後人曲故
名說不應
前此特盾
若此特盾
書官特盾
糾續綱目
之失且摘
諸家曲說
關而正之

阿哈瑪特
固法所當
誅之非王
著妖且著
與妖人連
結以奸徒
詐令太子
官兵橫加
屠害是直
何逆實又
哈瑪特之
罪惡獨深
是時太子
已參

大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哈瑪特留
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
佛事省中疑之高鱸字彥明張九思字子有時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
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
易不察遽以兵往鱸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既而省中
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
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鑄銅鎚碎其腦立斃繼
呼郝鎮至殺之囚右丞張惠字庭傑成于是鱸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
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布敦持梃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禽高和尚
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諾爾方輿紀要在故開平聞之即遣和爾
郭斯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高粱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
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
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
矣乞免傳首從之

夏四月以和爾郭斯為右丞相初昂吉爾岱舊作慶吉為右丞相至是降

朝政既紊阿哈瑪特之奸何特告之世祖明正其罪乃以素所嫉與之故為著盡所窺致得幸託妄行構其禍亂往其時不至上蒙兵子弄兵之譏然不能防憤嫌徵他日亦懼年未必不可由此斷疑也

留守以和爾郭斯代之皇太子謂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省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阻撓吾當力持之自是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舉

詔戮阿哈瑪特屍窮治其黨阿哈瑪特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博囉博囉今改乃盡得其罪狀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于通元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座上又以絹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者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瑚遜等四人尋令中書省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鎮耿仁黨惡尤甚鎮已死命戮其屍下仁于獄誅之

以張雄飛字鵬舉項城人為參知政事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字仲劉仲

澤尼瑪多卜舟三人雄飛為兵部尚書持不可阿哈瑪特使人

啗之曰誠殺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為也阿哈瑪

特怒出為澧州安撫使三人竟死獄中後雄飛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

臺事阿哈瑪特以其子瑚遜爲江淮右丞恐不能容改雄飛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瑪特死召拜參知政事瑚遜被逮敕廷臣雜問瑚遜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獨公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朔日食

命索多將兵擊占城不克引還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索多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命索多討之已而破其城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求歸附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索多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索多等遂引還

秋七月戊午朔日食

九月俱藍國入貢海外諸蕃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遣招討使楊庭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自是海南諸蕃凡十國

白馬八兒曰廈門耶曰僊
念風曰南無力曰馬蘭丹

操史令史
之流不過
司簿書已
其非所
宜則又
何必兼通
經史難昔
蕭曹輩起
家刀筆未
書不可爲
一亦不名
然亦不聞
其也於學
問也既難
強合若必
賣諸路人
舉各一歲
則有志者
必不肯屈
于小就而
黠猾之資
得藉此爲
未見其利
而先以爲
弊其爲政

曰那旺曰丁河兒曰來來
皆以次遣使暨子弟上表來覲入貢

遣使括雲南金 定其賦稅用金爲則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 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
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
吏必知經史事者

冬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孔子後自宋南

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事見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

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于居曲阜者帝曰甯違榮而
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

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
書言某日燒箠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箠

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日

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

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

于都城之柴市在今北城教忠坊西北隅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

再拜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

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

既死帝臨朝嘆曰文天祥好男子不肯為吾用殺之誠可惜也乃贈履設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書紳主啟覆祀之丞相博編初行其禮忽狂風旋地起帝主入雲中博編等因收書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始開

舞方天祥之在獄也忠義之氣著於詩歌氣傲十百罵及死兵馬司蓋所存上之類者無不流涕悲對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貢其骨歸葬吉州通家人自廣東奉其母費夫人之棺聞日垂城

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端緒亡矣文天祥率爾躬主時極憤慨以圖興復兵敗身執其不可屈而從容伏劍就死如歸是其

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徵處士劉因切名劉字夢履後改名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因天資絕人日記

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

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諸子之所學

則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正也

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布呼密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唯唯能大人按布呼密當作

不思木燔理當作唐風今並改正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

無所受

海運秦起權輿
干秦郡以負
降之耶瑯
海北河唐
遠管轉東
亦便稻給
吳燕一省行
過偶皆不
之迫元時
大開海道
徑抵直沽
不當時未嘗
利稍遠涉其
重洋風信
難測往來
亦受其害
固不若河
清飛較之
安行無患
務明者猶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 初御史惟用漢人至是中丞崔或字文瑞弘州人請參取

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甯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

自選任從之既而江惟晉臣有欲專恣而思臺察之官者上謂欲以行臺諫行貴詔廷臣雖請兵部

復更加印之則風采不絕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遂止

始海運 大都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

灤灤名在開封府封邱縣南黃河北岸元初運道以此爲中朝陸運至淇門亦鎮名在衛縣入運河即衛河注見前以至

京師又或自利津河即大清河下流或開膠萊河在萊州府平度州東南膠州東北入海利津運道自膠

州入大清河至利津入海膠萊河分南北二流南流自膠州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掖縣海倉口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

嘗爲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

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巴延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

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字仲玉鎮江人暨瑄

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

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蒙古固岱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

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元時海運自平江路

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開洋沿山嶼而行其道險惡已而朱清等開新道自劉家港開洋轉放大洋取道委爲徑直較勝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嶼明之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風水大洋取道成山折而西

即此悉代通監軍

請兼行海
運議紛
紜亦狂
能見而
大小者
利害不
害

五、登州沙門島故大洋至直沽舟行風信有時由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劉家港今日劉家口黃江下流也在太倉州鎮洋縣東北海門縣五代周置後圯于海今廢餘注俱見前。

〔癸巳〕二十年春正月立翁吉喇特氏為皇后 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

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 初翁吉喇特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翁吉喇特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

向公主故元世宗后多其族焉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

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 刑時

部尚書崔瑛亦言自阿哈瑪特用重軍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渡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闕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族蠻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罷復業量

免科役國除被火給還事處郡縣長吏滿管以戶口增耗為難陟其徒江南不遠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

河南河北皆晉民也縱其渡河全省甚衆 程思廉字介甫東潯州人

三月廣州亂討平之 廣州民林桂方等擁衆萬餘稱羅平國改元延康

官軍禽斬之餘黨悉平

夏四月復命高麗王疇及安塔哈發兵擊日本 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

命高麗王疇及安塔哈領征東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

水手又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苦中丞崔彧及昂吉爾皆諫止不從

五月罷采民間女子 初有詔采民間女子入內有司黃緣為害耶律鐸

字成仲請令大郡歲貢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崔彥言罷之

六月詔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

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彥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

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

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

詔四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各州注俱見前九溪

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奇爾濟蘇舊作曲風吉思今改等擊

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禽戮其酋長率衆

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并立總管府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

冬十一月桑阿克達爾擊緬破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諸王桑阿克達

爾及右丞台布等分道攻緬江頭城在緬甸北破之遣使招諭其王不應以

建都太公城在江頭城南乃其巢穴復進軍拔之初金齒百蠻之俗以金塗其齒者曰金齒擊元初置金齒宣慰司

于銀生區甸後以遠不可守移于近地今雲南永昌府治是也諸夷欲降制于緬不能達既克二城遂俱來降明年

額魯來降遂于蒲甘緬城置邦牙宣慰司以兵戍之蒲甘緬城在緬甸西南

〔甲午〕二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

赦非薄政古人論之

甚詳亦恐
民之特赦
令而然唐
法也然唐
災肆所不
廢則偶一
行不可未
不之寓仁
恤之無仁
數舉以故
縱惡長奸
耳張雄飛
乃以教為
不平等之
未當果如
過當果如
所云昔如
臯陶作士
職獄向未
盡得其平
之發待帝
議赦耶廷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荆湖閩廣間兵興無甯歲有

言宋宗家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謬爾根薩里譯和爾人善作詞管源薩里今改

曰江南初下民心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輒捕之

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山名在寶波府

秋七月詔鎮南王託歡帝弟九子假道安南擊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

封子托歡為鎮南王與左丞李恆往會索多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

占城令軍行假道于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已而托歡次安南王陳日烱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

上守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和爾郭斯張雄飛等罷復以安圖為右丞相盧世榮大名為右

丞史樞為左丞博囉哈思哈雅善作不魯遠失海牙薩題勒密什善作撒的迷失今並改並參知政

事 初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使權茶江西以罪廢阿哈瑪特死廷

臣諱言利無副上意者總制院使僧格丹巴國師弟子能通諸國語言丹巴一名辨喇喇克達水人控僧格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

所欲行右丞相和爾郭斯等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圖為右丞相盧

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壽亦自海

都部中選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圖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類也帝怒方擬捕

飛剛直廉慎始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爾稱賞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如驅黃

金五十兩雖飛拜受封職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哈瑪特之黨增詔追奪之或有勸飛飛自請者飛曰上以

老臣度故驕臣未敢輕用而封職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何自辨乎尋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石天壽字天壽順州人海都 詔盧世榮為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吏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

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

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于右丞家則吾不知

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

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

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翦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

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自古官利
進也皆謂
不取于民
而國用自
足桑弘羊
之平準法
王安石皆
制世榮蓋
然世榮蓋
尤而不知
者生財不
地此數不
在官則不

二十一

民則財之
民則財之
源通而民
足君孰與
不足官專
其利則財
之源塞而
民貧國因
之亦撻而
機至撻而
易曉惟在
人主審于
未輕重
之聞耳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爾郭斯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爾郭斯罷。事遂止。

宋謝太后卒于燕。

〔乙〕二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行御史臺。尋復之。盧世榮奏罷江南行

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爲疑。安圖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

阿哈瑪特
之奸世祖
既深悉之
則其復用
不無待再
亦無以世
計乃以贊
策仍言其
惑仍聽其
引定見也
無定自也
且宋後日
甯以日

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
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
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
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于上都隆興諸路買幣
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
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
書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
規運錢穀者爲阿哈瑪特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用之懼有
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于是擢用甚衆

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 世榮請于真定濟南太原
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
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
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夏五月託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
恆戰死 託歡屢移書日烜假道不納益脩兵船爲迎敵計託歡乘間縛

腹至閩其民
浸底于亡苦
以正復
般元祖
不遠有萬
方撫當極
郭自富極
氏中水火
死始與之
轉路其何
轍不自古
有不自古
民而能保
乎雍裕者

棧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

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猶盛適盛夏淋漓軍中疾作死傷者衆

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恆中毒矢至思明唐置州明爲府今府

卒索多軍與託歡相去二百餘里託歡軍還索多猶未知之亟

趨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富莫江別流在安南按界力戰而死

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

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

杖一百斬之于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字吉甫南越州會稽人德洛陽上

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

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

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

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于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脇諸

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

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

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對非天祥安能盡取應于備格案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致款之

十二月集僧四萬作資戒會 凡七晝夜

太子精吉木卒 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

寢其奏不敢聞而阿哈瑪特之黨以臺臣隱匿乘間發之帝震怒太子

益憂懼不安尋卒 太子初從姚福慶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

民之休戚者多矣難之中外歸心焉江甯行宮以盜賊流劫四十七萬實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

百將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幾多能自奉乎重德之行善治書侍御史王爾達承奉事略二

十驚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跪道唐肅宗收綽紗服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得亦當如是又丞相

時止齊太子食都萬顯侍臣曰一菜之名通能罪人耶信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

性云王爾字仲諱南州汲縣人

以哈喇哈斯 鄂羅納爾氏舊作哈喇哈 為大宗正 哈喇哈斯由掌宿衛 哈喇哈斯

正哈喇哈斯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

無冤乎事遂止

〔丙〕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行 先是立征

東行省命安塔哈洪茶邱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舶集漕船募水手

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于合浦有司徵斂大為姦利

吏部尚書劉宣 字伯宣其先 上書曰近日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

內所宜請 下臺即奉 安知不搆 出之為搆 不獨所為 發乘間也 由奸黨也 於吉木憂 而卒論 者多惜之 而谷元祖 之不明祖 知不元祖 之精不始 于請禱之 日而伏于 參預朝政 勿用龍精 明言而精 吉木皆反 之且我遇 是禮亦當 如是豈為 千者所忍 言使當日 但令其發 德承華則 翠小何由

窺伺即阿
哈瑪特之
事奸徒亦
何由假其
名以醜禍
機耶其幸
始事之不
可不慎也

元既統登
每宇則中
外孰非臣
僕昔光武
推心腹
雖盜賊尙
可收其用
況均爲赤
子乎漢人
持兵器之
禁備示人

所係近用索多議伐占城哈雅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蠭
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
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
南命阿爾哈雅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託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
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
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大舉聞
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于靜江病死者必衆矣
況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尙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
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
益稷于鄂州

二月禁漢人持兵器

罷鬻江南學田 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于官

利用監臣徹哩克

廷濟克台氏其曾祖塔喇齊封徐州因家焉按徹哩克爲
徹黑廷濟克台舊作燕只吉台塔喇齊舊作太赤今並改

使江南見

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邪遂奏罷之

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

字鑑夫後諱武宗
諱以字行蓋昌人

訪求江南人才

先是文海爲集賢

以不廣登 天下為公 之量誠道 取得其毛 則凡食倫 踐土之倫 為一不可 充卒伍而 實過示禁 防轉使人 心雖不其 弊更不止 于因噎廢 食本且贏 秦銷鋒鏑 蘇而勝涉 擢且斬木 揭竿以起 厲禁又和 益哉

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字大白一字玉杭州人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字子昂嘉興人及張伯淳字御道嘉興人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夏四月遣湖廣右丞納蘇穆爾舊作要東水今改鈞考荆湖錢穀六月下治書侍

御史陳天祥獄時遣納蘇穆爾鈞考荆湖錢穀中書擬以為平章政事

及託克託呼舊作脫脫忽今改參知政事帝曰納蘇穆爾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

理算官足矣託克託呼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觀所進擬令人恥之

尋湖廣行省左丞相阿爾哈雅入朝言納蘇穆爾在鄂豈無贓迹臣亦

請鈞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至鄂州即劾納蘇穆爾貪暴不法諸事

時僧格與納蘇穆爾連姪相倚為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

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字大用唐張人累章辨其無罪猶係于獄歲餘

方釋之阿爾哈雅亦等本古臣曾向阿爾哈雅與納蘇穆爾互請鈞考今雖已死而事之是非宜參白帝曰此事自納蘇穆爾所發宜從其言行之既爾納蘇穆爾遂請阿爾哈雅家資歸之京師

之身殉宗
邦亦當沒
全其志節
乃其志節
及遜視顏
出歷顯官
其能宜力
新朝益見
忘情故流
雖復推重
當時論世
者轉情其
名之不惠
初耳

秋七月免左丞相昂吉爾岱平章政事阿必錫克

魯作阿必失合今改

先是二十二

年正月以阿必錫克爲平章政事二月復以昂吉爾岱爲左丞相至是

總制院使僧格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圖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昂吉爾岱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僧格咸與聞焉

欽定省院臺部官屬 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

相而下各有定員

中書省除中書令外左右丞相並一員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知政事二員樞密

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圖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

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置洪澤芍陂

見前

屯田

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吉爾言可

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卽行未幾令千人往其田試之果

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冬十月河決 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

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
滎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

役

民二十餘萬塞之

〔訂〕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託歡督諸軍擊安南屢戰敗之陳日烜棄城

走 時復詔託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冠州人等進擊安南與楫

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

走于海

二月以莽珠迪音舊作步流
丁今改為平章政事 初莽珠迪音為右丞以與盧世

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己廉潔起佐安圖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

事

閏月復置尙書省以僧格特穆爾並為平章政事謬爾根薩里為右丞葉

李為左丞馬紹字子綱
州金鄉人參知政事 莽珠迪音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尙書

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

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尙為祭酒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

初比悉代通蓋畢竟 卷九十五 元 且是帝 二十五

乃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尙屢以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尙爲祭酒。祭酒一員。司樂二員。監丞一員。學官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幣飲食。仍隸

集賢院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僧格等言。鈎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三月行至元鈔。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

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

時趙孟頫初嘗薦入見詔令與諸道利曹欲擬贖項將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

去至數十倍故收中統爲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于太重或有低其價格鈔法者孟頫曰孟頫奉詔與聞不敢不實公不換于理而但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慄而止

夏四月諸王納延

烈祖後廣寶王伯勳格特俊之孫舊作乃闕字魯右歹今並改正

反五月帝自將討平之秋八月

還上都先是有告納延反者帝遣巴延往覘虛實納延謀執之巴延覺

脫歸時西北諸王聞納延反多從之者帝以爲憂宿衛士阿實克布哈

剛理國王族太祖拔刺哩時
來歸舊作阿沙不在今改

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

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恰

舊作納牙今改

曰大王聞納延反

耶曰聞之曰大王知納延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

爲納延外應今納延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

自上陳爲萬全計納恰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

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延之黨錦嘉弩

舊作金家奴

塔布台

塔不歹今並改

擁衆號十萬進偪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延堅壁不出司農卿

特格

舊作俄哥今改

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于是帝張蓋據胡牀坐特格進酒

塔布台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

礮夜入其陳礮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

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約

蘇特穆爾

博爾濟孫額說伊喇哈魯作玉昔鐵木兒月呂魯今並改後仿此

將蒙古軍並進納延敗走追執之帝

遂還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初僧格奉詔檢覈中書省虧

御此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一

十一

葉諸生而宋
勳買似道
及其承元
以左丞而
首前僧格
何殊也蓋
遇始督激
其意氣而
于好名之
爲既名則
舉攬心遂
欲依不附
至虛不名
恥本不名
重且事二
既身其已
虧大節更
何足賈耶

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
僧格怒令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圖共議之曰
此曹狡獪毋令他日得以脇問誣服爲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
家人咸冤之

時有江甯縣丞陳鳴齊吳德者懷言尚書今日鈎考中書不違論
力他日復爲中書鈎考汝獨不死耶或以告僧格亟捕德殺之

十一月以僧格爲尚書右丞相諤爾根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
爲左丞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
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僧格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
授僧格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左丞相阿珠卒時受命西征至哈喇和卓

舊作哈喇和卓今改

卒追封河南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六

元

世祖皇帝

(子皮)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毀宋故宮爲佛寺從僧格及嘉木揚喇勒

智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

三月帝如上都以鄭制宜鄭非子禮綱目誤作鄭子鼎宋元通鑑因之誤甚今依本傳改正領樞密院事故事車

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邪竟留之

託歡引軍還陳日烜邀擊敗之尋遣使來謝罪託歡復遣兵追日烜于

海右丞相阿巴齊舊作阿八亦今改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

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禽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

烜復遣使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率

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

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東關

在安南國
治北有城

過託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

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巴齊皆死前軍蘇都爾

齊作曹那
兒今改

奮勇乘之交人小卻託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

人以代己罪帝以託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及

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

喪遣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

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

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

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奏上枋得復遣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

有如今日之可恥者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

飴甥程嬰杵臼厠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江南盜起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

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蒙固岱行樞密

院副使雲丹密實

雲丹月的迷夫蒙固岱傳
作博囉哈喇哈喇今改

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

而福建按察使王憚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事見前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于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夫伊嚕勒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雲丹密實屢以捷聞蒙固岱已往卿毋以爲慮也

詔皇孫特穆爾

太子續吉木軍三子即成宗

行邊

納延餘黨和洛霍斯

圖圖爾哈穆爾作火魯哈孫孫圖爾哈穆爾目作火魯火孫

改今及哈丹等尙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特穆爾北撫諸軍討之都指揮

圖圖爾哈

奇卜察克圖王子拜都察克之子舊作土土哈班都察克今並改

擊破和洛霍斯還復敗哈丹軍盡得

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河決汴梁汴梁大霖雨河決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州皆被其

害

秋九月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江浙行省丞相蒙固岱悍戾縱恣

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憚

之陰求自解惟宣屹不爲動蒙固岱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于

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
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剄于舟中

受辱當自引決但不復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天
子實鑒此心聞者莫不悼憤之甚結中腸以忠寤

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
視其書云願怒大臣謹候成開身爲棄臣義不

置徵理司多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僧格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

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
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又言湖廣錢
穀已責償于平章約蘇穆爾他省欺盜必多請以參知政事錫都等十
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
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
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
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尙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
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
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僧格大怒留京
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遣瀛國公趙鼎學佛於吐蕃

人臣立碑
頌德起自
漢時實爲
賈諫以習
魏晉以後
如羊祜所
留或亦藉
此以誌去
思之館然
皆事由身
後惟姚崇
之廣州同
政實出即
時崇亦即
奏行禁止
若僧格盡
國害民罪
難更僕當
能上責伏
奸乃反其
率爲媚悅
之謀諂請
立石所請
度恥盡夷
者矣不敗
而奸狀久
露所繫旋
加當日深
則大害至
此惡成矣

十一月立僧格輔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

立石爲僧格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僧格使之許也。碑成，樹之

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爲御史中丞。文用入爲中丞，首舉胡祇遹。州武安人。王

惲等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人。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

會僧格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遜避。文用獨不附之。僧格使人諷文用

頌己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時朔方軍

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

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

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僧格愈恨之。

日，撻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驕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

之有？尋遷爲大司農。

〔丑〕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

開會通河。即今山東運河，沿線上從壽張縣。注見前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

安山。在東平州西，山下有湖，湖旁有亭，子店即古安民亭。今爲運道所經。曰安山鎮，有碑。西南由

即漢須昌縣，後唐改名明奇。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

柄而閱復 以常代備 沛仰顏執 筆視王 若虛之立 青爲崔相 撰碑者相 去又不得 雲通河矣 會運襟喉 自元人創 始以後至 今尚仍其 和當穿渠 之始遇因 載酒難因 自然之勢 而導之輸 長川委力 則在時人 之隨時力 荆其問滌 湖多藉泉 寶福全南 北極流轉 相貫注然 尤在黃漳 之順軌津 有治人無

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元魏縣明升爲州今州屬東昌府引汶水以達御河與上汶水注俱

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初于埜城

左汶水陸作一斗門過汶入洸南通泗淮而未分於北至是始分流絕濟由壽張以北達於臨濟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即漢劇縣故城後監開爲埜元人置斗門於此曰埜城曷明改爲壽州河在埜城

河南南水汶水支流自元人過汶入之其流始夢今

二月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置知院自巴

延始

三月庚辰朔日食

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爲兵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大都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

求才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之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謾言無禮天

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事見前何不死枋得曰程

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

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偪之北行枋

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少茹蔬果積數月

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

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枋得又實屬萬幸其奇無風岸孤鳴不能

與世軒軀而以天時人事推來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論說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恨有而以補世教立民衆爲任富貴賤賤一不動其中死之投子定之隨體骨節郵信州

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奇卜奇作倣

等反應之劉哈喇巴圖魯海東人本姓劉至元中賜名乘間脫歸報帝帝嘉賚之初海

都至杭愛在和林北元時設耕屯于此皇孫噶瑪拉太子精古木昆子嘗作甘麻則今改後仿此率衆與戰失利

被圍圖爾哈引勁卒陷陳翼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圖爾哈曰

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注見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

愧昔人

冬十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內外百官有犯之者籍其家費之半

閏月帝還大都

十二月詔括馬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

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以白絜矩爲尙書省舍人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

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于京師僧格以聞擢爲尙書省

舍人遣之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

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 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爲
例

〔宣統〕二十七年夏四月河北十七郡蝗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武平

即金大定府元初爲武平府後改曰大寶明爲衛注詳前

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

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

時駐蹕龍虎臺

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居廡闕南口

遣諤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

災之由議者畏僧格莫敢指切時政時僧格遣錫都王巨濟等理算天

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尙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

林者則發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諤爾根薩里入奏於帝

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曰此必非帝

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

者儻以失陷歸咎尙書豈不爲丞相深累邪僧格悟遂赦天下民賴稍

蘇

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江南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所巢

穴初巴延等于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莽古特

更易其法今宜復遣三萬戶分地戍守之。以哈喇台一軍成明台伊奇囉一軍成溫處扎呼魯一軍成額爾齊斯作合刺帶亦

性烈札加帶今並改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

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

之。

安圖罷。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尙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

衛。

大水。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辛〕二十八年春正月僧格及諤爾根薩里葉李以罪免。天下以僧格

鈎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

哩克曰僧格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親信捐一

且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旼漣北。漣河之北也在順天府通州故漣縣南東入白河徹哩

克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

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

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布呼密問之。對曰。僧格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會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僧格辭屈。帝曰。僧格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僧格等官。命徹哩克率衛士三百人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謬爾根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葉李與僧格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

揚州學正李塗上言葉李本一職徒方受上簡知卽

以舉僧格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臣大臣。遣使四出。約考錢穀。民怨而盜賊天怒而地震。永興治。商人皆知僧格用葉李之罪。而不知葉李舉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震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當有是邪。今召塗詣京師。置對。檢至而李已卒。遂擢塗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二月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

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至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以旺扎勒圖卜氏爲作完澤士別無今並改爲尙書右丞相。布呼密平章政事。初僧格欲殺

楊居寬郭佑刑部尙書布呼密爭之不得僧格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聽僧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布呼密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尙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旺扎勒可嚮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遣近臣皆有簿籍惟無旺扎勒名又嘗言僧格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故知其可也乃拜旺扎勒尙書右丞相布呼密平章政事

三月陪僧格輔政碑

初帝命翰林學士閣復

字子靖山東高唐人

撰文至是復已改

廉訪使

時御史廉訪司按察司爲廉訪司

亦坐免

夏五月逮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下獄尋釋之嘉木揚喇勒智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復徵劉因爲集賢學士辭不至。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

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初許衡應召時，道過因謂曰：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是因不就。集賢之命或

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後二年，因卒。廷帖中道封容城郡公。文壇。

下僧格獄，逮其黨約蘇穆爾誅之。崔彥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

有不以賄而得者，親舊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腴削百姓爲事。

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約

蘇穆爾、僧格妻黨也，尤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

僧格獄，復繫約蘇穆爾還湖廣誅之。初約蘇穆爾因人言湖廣初附時，罪輕，長吏及吏

令責民自實，使者勞午，墮地置獄，株連甚引，備極慘酷。民以撈掠，獲死者載道，所獲不實，約蘇穆爾悉掩有

之使，至永州，列官烏克遜澤，緝曲曉以利害，卒無所撓。既見鈎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自上

罷尙書省，右丞相旺扎勒等並入中書。

頒行至元新格。初，朝廷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

右丞何榮祖字繼先，廣平人家世業吏，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

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僧格伏誅。

安南負固 不臣屢干 王命託款 海口之敗 海于折將 至兵而應 損以張 聲以張 天討若以 其爲窮以 奔服不荒 以類動足 徒以早當 持以鏡靜 乃日之不 未稍知悔 過以入使 微涉徒勞 然抗命

八月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遣使招諭琉球。

詳見

琉球久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

往伐之。既而閩人吳志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志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初志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爲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遣禮部尙書張立道

字顯編其先陳留人從大後

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託歡等既

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烜死。子日燾襲位。布呼密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甯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尙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十二月瀛國公田租。

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

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

詔議科取之法。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爲名七十有餘。一切未

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

不至豈不
自損威重
迄元終于
南交終由
梗化皆由
不數使方
書能傾誠
耳

導玉泉西
湖漕運蓋
濟地自然
天地亦元
神京川脈
靈長也元
人開通惠
河可謂卓
波可謂卓
徑達大輿
潭地勢既
高濶注非
易無怪其
不能經久
至明季而
故道淤
也于興復
疏今則多

至是因何榮祖言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戶部上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四十三萬三百二十有二口五千

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有四游食者不在其數 考是歲戶口數世祖本紀分內經江淮四

川食貨志則通計天下之數相較不符續綱目係于二十八年數復不合今依本紀係于嘉年仍以本紀所分之數核收職

〔壬〕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免朝賀

開通惠河 即今大通河自昌平州流貫都城由大通橋至通州入白河 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

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 即今昌平州注見前 白浮村 在昌平州東南元人築堰于此 神山水 平昌

州東北有神墩山下有龍潭 雙塔河在昌平州西北白孟村經雙塔塔塔故名榆河即古溫餘水注見前 引一畝 在

昌平州西南約 徑一畝因名 玉泉 出宛平縣西北玉泉山下 諸水入城匯于積水潭 在宛平縣治西北東西一里餘南北中之環築城北安門宮牆

左右舊名海子 從東折而南入舊河 先時所開金水河也厥陽原功碑記自積水潭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是也 每十里

置一盾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

畚鍤爲之倡置盾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輓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

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

大悅賜名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

建橋下雙
源而繞禁
流貫曲東
城屈于大
注會其間
通橋游之
淤者貨之
廢以苑臣
董以苑臣
守是以苑
於是以苑
無窮矣藉

時羣盜皆以次就平江南右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之

二月以伊克穆蘇

輝和爾人今改

史弼高興並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

擊瓜哇

即古蘭婆國又名蕭家龍亦曰下港在大海中占城西南

初右丞孟琪使瓜哇瓜哇黥其面使還帝

怒命伊克穆蘇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爲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婿士罕必闍耶迎弼求誦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士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卻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亡失貨貝直五千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士罕必闍耶之罪弼與伊克穆蘇沒家貲三之一惟輿以不與議得免

三月誅僧格黨納喇蘇爾丹等

初僧格敗納喇蘇爾丹摩哩

舊作密馬今改錫都

王巨濟等俱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僧格恣爲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皆思食其肉今三人既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錫都長于理財欲釋之布呼密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

莽珠迪音罷以特格拉津

舊作制馬今改

並爲平章政事莽珠迪音嘗請復立尙

書省專領右三部布呼密曰阿哈瑪特僧格等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

盜計其多不
當以死
未當以
固盜廣以
平但律以
自守之條
主無可辭
實若以母
罪之則故
病則凡而
貨子之者
皆得藉口
養親以遂
其利則歸
已過則歸
計利則歸
親止非所
以登乎救

鑒未遠奈何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特格
與拉津同拜中書平章政事初特格爲司農寺丞特格曰臣聞之其人母向盜以養母且請貸
名昭希聖命錄之特格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朕聞史官必
其死至是遣平章政事以病足歸原上版布札爾書作百壹兒今改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字元甫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恭懿于至元初與許

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精吉木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

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歷法歷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卽辭歸

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祇

適王惲姚燧字燾甫雷膺字彥正等十餘人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

省事力辭不至尋卒

夏六月兩浙水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唐置今州屬南寧府亂遣右丞程鵬飛將兵擊之上思州土官黃

聖許擁衆二萬結交趾爲援寇陷忠州宋屬廣州今爲土州屬南寧府江州亦宋屬廣州今爲土州屬太平府

及華陽宋縣明貴故城在今南寧府新寧州諸縣詔遣程鵬飛討之聖許尋敗走入交州

安南遣使入貢張立道至安南謂陳日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

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

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譏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燿泣謝。出奇寶爲賄。立道卻之。因要其入朝。日燿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嚴。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燿懼。卒不至。已而復遣吏部尙書梁曾及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往徵之。

秋八月。罷福建銀冶。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官鑄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宋皆采之於山。省臣以爲實。亦謂之。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噶瑪拉爲晉王。鎮北邊。噶瑪拉初出鎮北邊。後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鄂爾多之地。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諸王穆爾特穆爾。舊作明里鐵木兒。今改。附海都以叛。詔巴延討之。巴延進兵至哈

斯圖嶺。在和林界。舊作阿微忽突。今改正。穆爾特穆爾已據之。矢下如雨。巴延先登陷陣。諸

軍爭奮大破之。穆爾特穆爾僅以身免。巴延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

以張珪

字公編
弘治子

爲江淮行樞密副使。

珪時爲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爲樞

密副使。約蘇特穆爾曰。珪尙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然。其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遂拜江淮行樞密副使。

〔癸〕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員。

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

十九員。

詔邊軍屯田。詔邊境無事。本軍屯耕以食。

始置社稷。至元初已詔歲祀而未立壇壝。至是始用崔彘言置之。

右丞相安圖卒。帝聞之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命

大臣監護喪事。

後大德中。道封
東平王。以忠憲。

二月。以嘉木揚喇勒智子安布

舊作暗贊。今
改後仿此。

爲江浙行省左丞。尋以江南

民怨嘉木揚喇勒智不已。罷之。

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樞密李庭言復

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六月詔皇孫特穆爾撫軍北邊召巴延還以約蘇特穆爾代之時有

譖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特
穆爾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約蘇特穆爾輔行召巴延居大同以
俟後命約蘇特穆爾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約蘇特穆爾
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
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于太傅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
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禽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
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約蘇特穆爾至軍中
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
者惟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以伊徹察喇傳勒呼之孫按伊徹察喇首
作月赤察喇今改後仿此知樞密院事初伊徹察喇由

長集賽授宣徽使本宋官元設院掌供玉食光
祿寺屬焉院使秩正二品從帝北征奏曰安圖巴延伊噲

喇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

圖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恥不逮邪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

必踐行伍乃快心邪及僧格之敗寔伊徹察喇潛奏劾之至是以爲知

元之控馭
安南措置
實爲失當
前此出師
敗績卽不
獲再事招
懷治平信
命往還迄
無要領已
彰之跡欲
以空詔騙
其適以長
其跋扈則
不問置之
善乎且日
朝抗命不
動正當嚴
入乃使臣
示以威信
徒加拘執
之以快一
不加於天
罪而轉有
及行令人
方以附乎

樞密院事

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于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字鳳兮等

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燭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

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燭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

燭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

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或讒曾受安南賂遣帝以問曾曾

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

可廷臣以日燭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字國寶本金人姓烏庫理氏後入中

州改姓劉與諸王伊勒吉台一作亦里吉解今改後仿此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冬十月彗星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布呼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

道布呼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

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

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

地震頻年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龜鑑也願陛下

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更乃罷

赦

三十一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巴延還自軍中巴延時在大同

帝不豫乃驛召還

平章政事位布呼密上三十一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巴延至自軍中官位各不同蓋實爾巴延也續綱目于三十年則依本紀書以巴延為平章政事于三十一年則又不依本紀不書巴延至自軍中似以入為平章之巴延即至自軍中之巴延兩人混而為一今于入為平章之巴延則以尋常命相不為特書于至自軍中之巴延則以入受顧命兼采本傳特書之再考元代之名巴延者不一其最著者一為平定江南追封淮安王之巴延即此還自大同者也其特書一為擁戴文宗主順帝時軍死南恩州之巴延與托克託等同傳一為江西貪事讓學開州後死賊賊之巴延在循學際其至元三十年入為平章之巴延則但見本紀史無列傳宰相表于是年又不列其名惟實音譯德齊札斯迪音傳載其子納喇蘇爾丹有長子曰巴延官中書省平章事末子曰巴延繼嗣亦官平章事合之本紀當即其人厥後以無朱清張瑄賂罷相而又復官為武宗所誅者當亦即其人史以其人無可紀故不為立德今以其入相無所關係故亦不為特書其為平章以後之事則仍隨時具載但使是年兩巴延相混故特揭之于此

帝崩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于皇孫知樞密院事巴延總百官以聽

司請日出曉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巴延可之曰汝欲為賊邪其一如平日

葬起輦谷前注見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色辰皇帝

色辰蒙古語聰明天縱之謂也臣曰世祖度量洪廣知人善任使信用使術用他立經陳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御史中丞崔彥得傳國璽獻之時穆呼哩曾孫碩迪今改已死而貧其

言其詳舉
或此舉
或以北宗
或在北宗
尚在北宗
恐上宗
室諸臣起
濫說欲
假此以神
道設教呼
不理然穆
世爲元代
此聖安敢
久所不
直待身
家貧出
耶家貧出

妻出玉璽一齶之或以告或召祕書監丞楊桓

字武王
兗州人

辨其文曰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翁吉喇特氏妃以徧

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

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賫授之

夏四月皇孫特穆爾卽位于上都

成宗

大赦

皇孫南還及宗室諸王會

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約蘇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宮車

宴駕神器不可久虛疇昔儲闈符璽已有所歸

授皇太子
寶奉具前

晉王宗盟之長

何俟而不言巴延亦握劍立殿陞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

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卽位大赦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翁吉喇特氏曰皇太后改太后所居舊太

子府爲隆福宮

五月以約蘇特穆爾爲太師巴延爲太傅伊徹察喇爲太保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

家鉉翁在宋以祈請使北行留滯燕都幾二十載同如高應松而卒鉉翁會居鉉翁視家國不能持一死以視宗邦仍然教授生世雖感與亡而流涕亦不足以及掩其羞且景迫桑榆猶復受處士之號更獨何鉉翁春秋尤當明於大義正不得因義其未受新朝爵祿稍爲原諱耳

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布呼密罷爲陝西平章政事尋復留之初世祖崩時布呼密得預顧命丞相旺札勒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從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布呼密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布呼密曰如此則既無益于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多爾瑪舊作亮豪民犯法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布呼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布呼密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布呼密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卽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布呼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布呼密朝廷正人元皇帝所付託豈

可出之于外邪乃復留之

冬十月帝至自上都 帝巡狩賽音布拉克

舊作三不
刻今改

川之地

方輿紀要賽音布拉克川在故開平衛境

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宜趣還京師帝悟始還

弛江西銀冶課額 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巴延時巴延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以何瑋

易州易縣人
伯祥之子

爲參知政事巴延徹爾爲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相

阿里參政梁德珪

字伯溫天興瓦橋人

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

使選人留滯僧格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以瑋參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巴延徹爾

平章政事巴延

即三十年十一月八日爲平章者

弟也巴延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

避帝曰兄平章于上弟參議于下何所嫌也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卒

武忠

巴延深沈有謀畧善斷將二十

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及是卒贈太師

追封淮安王

禁侵擾農桑者

成宗皇帝

〔未乙〕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

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資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

以後諸帝往還上都俱于首年書之其或因事特書不在此例

留夢炎致仕上以其在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

初世祖嘗問夢炎李優劣于重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意

留夢炎葉李身事二姓大義已

厚屬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讚之書臣皆讚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于李耶夢炎爲宋狀元至寧相嘗買似道誦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膺上賓是賢于夢炎也

無足改議
沉葉李首
乾晚飾其
視僧格前
此夢依阿
取容相去
無幾世祖
窮因其道
窮似于留
業優定于
亦非類論
若孟學問
爲衡安加
軒輕其末
而遺其本
尤乖持論
之公蓋亦
不自願于
所好阿私
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一

地震

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

米七萬餘石糶之其肆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爲強豪
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
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釐正選法 省臣言阿哈瑪特僧格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

莽珠迪音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五月升江南諸縣爲州 以戶爲差戶四萬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

爲中州凡爲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注見前路爲

州

六月汴梁諸路災 汴梁蝗利州蓋州嶼泰安曹州濟甯水安西元陝西行省治京兆

延安鞏昌慶陽環州旱時許廣爲陝西行省右丞以關中饑議發賑賑之同列京兆爲安西路以未經奏請不可即日民爲邦本今饑饉者此若俟命

下無及矣種穀之罪許廣字君甫絳州曲沃人

秋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太師約蘇特穆爾卒後追封爲廣平王

監

十二月立皇后巴約特

舊作伯括
晉今改

氏

幽馬託里實史之女
舊作託里斯今改

〔中〕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毋輒罪官吏

時諸王錫錫

舊作小
今改等

部曲及駙馬曼濟岱

舊作曼子
言今改

恣橫擾民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

至是詔非奉旨毋得專擅加罪

二月以布呼密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爲平章政事布呼

密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

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何如布呼密曰貞實勝臣乃拜布呼

密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

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爲平章政事

夏六月頒官吏受賕條格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拉威迪音

美衛子
舊作阿

言立法貴于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

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然終未之

改也

命呼密
當元臣
常朝夕
右以因
任乃因
忌同列
疾不稱
服公家
事惟以
其計較
私豈大
所宜出
而成宗
知其不
于衆即
諭以大
促其出
倚界之
以棄積

遺下重臣
留去其中
已漫無主
持又豈取
下之道哉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

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

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盜賊羣起，山東居多，復詔求得盜方時，

之起各有原因，除盜凶難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屬興，厚徵煩利，皆足致盜，中間保疆遊長之

者較令是也，故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待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禽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

括江南隱蔽田。凡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

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贛州民作亂，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字舜文討平之。贛州民劉

六十聚衆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士選請

自往，進至興國。詳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

之人悉置于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于是民爭出自効，數日六十就

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

事，時稱其不伐。

〔一〕大德元年春正月，太后幸五臺山。在山西代州五臺縣東北，五臺建立高出雲與山

爲崇府山內，表以爲檢涼山。初爲太后建寺于五臺山，司程陸信等董其役，驅迫民夫冒

乘地與水
在洪荒之
世則然遠
後世戶口
日繁惟邑
相望惟有
隨宜堵塞
以使之順
軌而巳若
蒲口之決
河北之被

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及太后臨幸五臺河東廉訪使王忱
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

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太后之將幸五臺也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諫止蓋臣不敢以聞
其後侍御史烏迥與中丞崔暹或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

丞私比漢人李御史大言諍佛帝大怒敕廷杖勒布呼密鞠之旺扎勒曰往吾亦嘗以此譴太后曰我亦喜聽
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布呼密曰他御史懼不敢言百者惟一元禮可賞也旺扎勒等爲帝言之

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烏迥復元禮職
李元禮字庭訓正道人按烏迥蓋作萬備今改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在縣北唐爲
汴水分流處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

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尙文

字周禮鄆州深
澤人從保定

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

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
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
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
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
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
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
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

其害一旦欲舉千里之田疇坐視其委棄以濟將何保為生民保障他業所給與世就彼舍此就彼已遠斯民安土之情況河身變徙無常設異日復決而南又將更選何所乎向文所陳蓋勸說買讓故勢萬不可行之其後此年以速復聞障塞者實山修築未堅故不能久寶鞏固耳當時論者乃以為

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冬十月奇卜察克都指揮使綽和爾

圖爾哈第三子

攻破巴林之地按巴林

元史志傳考之其地應在今阿爾泰山西北又考元奇順義王諸達居西北邊其子有巴林台吉之說後東德爲今巴林都薩八都盟係巴林之說按諸達當作德齊今改正

還擊海都

軍敗走之巴林時爲海都所據綽和爾帥師踰金山攻之其將特爾特

書作特爾阻達嚕噶

書作答魯

河

與下阿爾噶爾境

而軍伐木柵岸士皆下馬跪

坐持弓矢以待綽和爾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嚕

河與海都援將博拜書作字伯今改遇綽和爾麾軍渡河蹙之博拜敗走僅

以身免

以吳元珪

字君章廣平人

爲吏部尙書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

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十二月禁諸王駒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戊戌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從伊徹察喇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

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湏則

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

文書吳驗
而不知考
隄防丁作
之由何其
昧于識也

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樞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
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爲平章政事 初太子精吉木卒朝議欲罷詹
事院九思時爲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
道德者不可罷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于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
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于徵索蔓
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爲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至是並爲平章政事
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
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
相旺札勒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于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
節用爲請帝爲罷中外土木之役

開鐵幡竿渠

元時上都地名今宣化府獨石口東北有
鐵幡竿渠在故開平城南渠源于此

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

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
執政吝于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
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

用耳。

三月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

夏六月徵湖廣夏稅。初阿爾哈雅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爲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爲夏稅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

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沒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尙書諾海御史劉廣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召高麗王諤入朝。先是高麗王昀傳國于其子諤。諤以國爲高麗王昀及逃歸焉至是有

言諤僭設司空司徒等官又擅殺無罪及自造曆等事。中書請詔諤入朝因留不遣復以昀爲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賑饑民二萬四千九百有奇。

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

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

彗星見。

出子孫星下。

二十八宿外參東南有星十三星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見晉書天文志

應天以實
不以文者
臣即欲以
獎理自居
益當勤修
職事以致
微懼未聞
引咎避位
即可消平
診而召休
嘉漢代策
免三公實
可唯鄙奈
何轉仿效

駙馬高唐王克哱濟蘇肅親郡人抄陀羅門之號勒兵備邊遇寇敗沒先是諸王額布

根太宗第六子哈丹大王之子舊作也不干今改後仿此叛克哱濟蘇屢禦之有功至是諸王將帥共議

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多出且可休兵于境克哱濟蘇獨嚴兵待之冬

敵果大至克哱濟蘇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蹶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

又欲妻以女克哱濟蘇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

不屈死焉後道封贈王諱忠節

〔己〕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

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耶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

學士閣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

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

之

以哈喇哈斯爲左丞相帝問閣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

可任者復以哈喇哈斯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遣僧一山使日本江浙平章政事伊遜岱爾舊作也今改復勸帝用兵

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

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

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

諡文憲。

夏五月立征東行省。

領府二，節一，勳謀使五，考元史地理志：征東行省，大德三年立，未幾而治。元年復立，今高麗國王爲左丞相，總領綱目于此作復立與地志不合，今依志。

高麗王珣既復爵，已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珣不能服其衆，乃立征

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克時濟蘇爲平章政事，共理之。

此又一克時濟蘇，蒙古同齊合氏。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萬爲編民。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爲嘉木

揚喇勒智入寺籍爲佃戶，至是因省臣言檢放之。

八月己酉朔，太史院奏日食不應。是日巳時，依歷法當日食三分有奇。

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太史院官，字伯恆，秋正七品。齊履謙字伯恆，齊履謙，字伯恆，齊履謙，字伯恆，齊履謙，字伯恆。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

已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

事以聞。

冬十二月，以諤爾根薩里爲平章政事。帝初撫軍北邊，數召諤爾根薩

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卽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

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

語左右曰若全平章

得爾根蘇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爲氏

真全材也命復入中書

命兒子海桑

帝兄達爾瑪巴拉之長子即武宗山達爾瑪巴拉孫作答刺麻八剌今並改後仿此

鎮漠北

帝以甯遠王

庫克楚

世祖第八子後封常王爲作開國出今改

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海桑卽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

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勒芝喇斡

唐古特烏密氏

功臣孫罕從孫按勒芝喇幹者作立管理處今改

上民所不便十餘事于朝其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

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俸民力少蘇焉

〔子庚〕四年春二月丁未朔日食

皇太后翁吉喇特氏崩

后有賢德及是崩諡徽仁裕聖皇后

后事昭穆順聖皇后統緒道甚

萬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于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卑土皆國家所有長致私之即命盡歸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欽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

也

夏五月緬阿散哥也弑其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雲南平章政事薛

綽爾

今改後仿此

等發兵討之

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

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子豕牢因弑之王次子窟麻

刺哥撒八奔愬京師詔遣薛綽爾等率行省兵二千人往討之

巴而都立窟麻刺哥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呼密卒

文

布呼密雖歷顯要而家素

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

初世祖嘗謂布呼密曰太禮有言人主理天下如有手持物必去左手承之然後能固船實朕之左手也布呼密每職觀古今治要世

韓歌曰快癩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也強執以白壁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至大時贈魯國公

秋八月更定蔭敘格 正一品子敘正五從五品子敘從九餘以是爲差

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

西南蠻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名其地東接車

里西與緬鄰距雲南布政而三十八程

先是緬賊阿散哥也倚八百媳婦爲援其勢張甚至是旺

札勒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

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

喇哈斯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勤兵力不聽竟發

兵二萬命劉深及哈喇台

舊作哈喇台今改後仿此

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

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眞百萬生靈于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

復言麾之出

〔五辛〕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克哱濟蘇言高麗

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況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

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詎言設

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克略濟蘇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今貴州貴陽府元安撫司治蠻酋宋隆濟黔記宋開寶間有異道人宋景瑒奉詔平定羣蠻因置大風谷落德

管府授之其後子孫分長溪明自宋元迄明所謂水東宋氏也等連兵反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

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

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

西蠻地名黔記劉漢時蠻火濟從諸葛武侯南征有功封羅甸王凡數十世保有水西之地明時土司安氏即其後也通志本朝康熙間安氏叛討平之置黔西府後改爲州屬貴州大定府土

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

悉翦髮黥面爲兵衆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黃諸寨

要寨進攻貴州元置明改新貴縣今省入貴筑知府張懷德力戰歿死遂圍深窮谷中梁王

自雲南遣兵救之賊衆稍卻

秋七月詔移征緬兵伐金齒諸蠻先是緬阿散哥也遣其弟赴闕自陳

殺主之罪乃罷征緬兵及是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

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詔遣薛綽爾等移征緬兵討之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凡四十六日而滅後二年彗復出獻德

明七十四日而滅

海都復大舉入寇。海桑大破之。海都走死。海都與都幹改後仿此。今諸部

大舉入寇。海桑躬督綽和爾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什伊奇哩氏呼蘭之子。嘉作忽憐。今改。射

都幹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罕布哈。免薛綽爾爲庶人。先是薛綽爾及高慶等圍緬

未奉移兵金齒之詔。慶等已受緬人金賂。倡言炎暑瘴癘。薛綽爾遽引

兵還。及是事聞。詔遣官鞠之。盡得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布哈。薛

綽爾遇赦。削奪官爵爲庶人。

禁酒。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喇

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音布哈。本名漢英。字照載。其先太原人。自唐時平播州。世有其地。

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

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壬〕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二人父子致位顯要。清瑄初爲海運。運糧

摺討使。後又以清爲中萬戶。瑄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

貌爲降附
而蠻夷狡
猾反覆乎
何足信乎
其後西南
夷相承煽
亂皆以爲
輸煩勞爲
詞則由司
事者之撫
事失宜不
能謂天祥
事也料于
先

元代設官
分職皆有
定數可稽
若職污官
吏多至一

官

烏撒

元時明爲軍民府今改威寧州隸其州大定府

烏蒙

元時明爲軍民府屬雲南今改昭通府屬雲南

東川

元時明軍民府屬雲南今改昭通府屬雲南

部

元時明改鎮雄軍民府今爲州屬昭通府

及武定

元時明爲府今府屬雲南

威楚

元時明改楚雄府今府屬雲南

普安

元時明爲州今州屬貴州南龍

府

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

砦遣伊遜岱爾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

伊遜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五月太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食太史院失于推策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元今江西南昌府民訛言括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爲首

者三人誅之訛言始息

〔癸〕七年春二月詔定中書省官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而下平

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

此中書省官數本至元二十二年舊制已

詳前注今因更定八府故復載之據元史百官志至元末中書省平章減增至六員蓋已非舊制是年所以更定也乃八府之制此見成宗本紀而百官志不載此必志有脫漏今依本紀輯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罷職污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冤獄五千

一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于墨特川

在雲南禽斬之初國傑師出播州境

高八千餘人是天下第一
竟無一深者
即云貪贖
成風亦不
應若是之
其況至元
中定制犯
贖至百貫
以上卽論
死考覈未
嘗少縱又
何至積如
許墨吏待
巡行使之
概爲勸罷
耶如子斥
免則官僚
且爲之一
空何未聞
另選多人
以補其缺
耶史載元
事皆不免
過其之詞
殊不可信

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陳合卽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旣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音布哈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于墨特川禽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爲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復以特格爲平章政事初特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格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爲平章政事

旺札勒及巴延等俱坐賊巴延等免官旺札勒釋不問初朱清張瑄以

金帛賂貴近無不受之者事敗監察御史杜肯構等言旺札勒等與二人交通宜罪之詔巴延密喇卜和卓

原作達兒

梁德珪巴特瑪琳沁

原作八

等謫戍遠邊段眞諤爾根薩里等罷職不敘俱籍其家惟旺札勒不報旣而御史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家鈔爲非義帝曰旣云稱貸不必問也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喇哈斯曰微名首斃喪

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蘭谿處士金履祥

其先本姓劉五季時避錢鏐名改姓金氏履祥字吉父

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

基之門造詣益遠晚歲屏居金華山

在金華府金華縣北一名長山元和志長山亦松子得道處

中講道著

書以淑後進

所有者通鑑前編大學章句疏義論孟集注考書表注授門人許謙以傳許謙字益之金華人

當時以爲基之清介

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

於己者也家在仁山

在金華府蘭谿縣西與道梁山相對

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夏閏五月戊午朔日食

右丞相旺札勒卒元貞以來旺札勒號爲賢相特朱清張瑄之路帝釋

不問人皆疑之

快迫封典元王謙忠密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御史言瓜沙二州爲邊鎮重地今大軍內

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

屯田以供軍從之

既而兼樞密院齊諾言蒙古兵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動涉萬里裝資難馬營其自備每行必贖田產甚者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

困苦日甚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其在山東河南者免戍詔從之齊諾俗屬別里伯雅烏爾氏舊作齊勞玉耳別伯里牙吾兒今並改

秋七月都幹遣使乞降

都幹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

名徹伯爾按徹伯爾舊作察八兒今改謀

遣使請命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曰都幹乞降事當待命于上

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烏赫哩今改後仿此往報之既遣始以

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平江等十五路霖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糶米三

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託歡徹爾作

既歡察兒今改後仿此賑之託歡徹爾殘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宣撫使亟發廩以

賑民之殍者已十六七

以哈喇哈斯爲右丞相阿呼岱舊作阿忽台今改後仿此爲左丞相二相爲武宗繼統所係故特書

八月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

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

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甯弭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

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

言及之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

之弊言甚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致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遣翰林直學士王約字彥博真定人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尋流之安西 詎既

復位厚斂淫刑國人羣愬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端權離間王父子狀

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甯肯爲汝家國地邪。詎泣謝罪且請子諫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斬赴闕鞫之流安西。

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久任者。時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民聯姻殊爲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謬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爲令。

〔或甲〕八年春五月京師地震。帝弗豫皇后召平章政事阿錫葉。西域人按阿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邪。阿錫葉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二月增置國子生。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尋復分教于上都。

夏五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復巴延等官。御史杜肯構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

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鞠者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
巴延梁德珪巴特瑪琳沁爲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況密喇卜和
卓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
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
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爲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冬十月立海桑爲懷甯王

出鎮青海

在和林境元爲屯田之所置倉庫以軍守之按青海舊作稱海今改

〔乙〕九年春三月隕霜殺桑

般陽

今山東濟南府濰川縣元殺關路治此

益都河間諸路凡殺

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十餘本

夏四月大同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

其初衣冠尙質祭器尙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憲宗二年始以

冕服拜天子日月山又用孔元禮言合祭昊天后天始大會樂作樂位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中統二年祀天子書恆州之西北置馬壇以爲禮是族外無得與至元十二年以受尊號始于國陽廟正門外建祭壇設殿五天上帝壘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至大德六年合祭昊天上帝壘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道左丞相哈喇哈斯撰志孔元禮孔子壘地至是哈喇哈斯等言比年

地震星變雨澤愆期歲比不登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

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大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

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爲周禮冬至圜丘禮天

夏至方丘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百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己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秣。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周禮。今欲脩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六月立子德壽爲皇太子。

後十二月

秋七月命兒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諱爾瑪巴拉次子。海島母弟。即仁宗。按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蓋作愛育章。援文入。連今改。後仿此。居

懷州。時皇后秉政。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與其母翁吉喇特氏。居于懷州。

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尙珍署田五十頃供祭祀。

賈胡獻寶珠。西域賈人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

記曰修其
教不其政
俗齊其宜
不易其然
中國且服
况取藩省
平立人國
以盟人子
本無神乃
實申而工
曲狗更
之請朝更
尋易聖再

有謂左丞尙文者曰此所謂雅郭嘉作押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文
問何用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
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
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午四〕

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

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
民利其所錄民戶或罹饑窘爲其徒者坐視不卹乞於秋成之時驗其
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
從之

夏五月遣高麗王諫還國復置征東行省高麗王哱既卒遂遣諫還仍

置行省鎮撫之鎮撫更名摩委書國中級職供養不隸
請罷征東行省從之
事在至大元年

秋八月開成宋置開成府後改爲州明省
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地震先是晉甯光緒今山西
平陽府是冀甯元路今
山西大

原府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成又大震壞王宮世祖子安西
王鎮開成及官民廬舍

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二月帝有疾

〔未〕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南達世祖次子莽哈木之子至元十七年封及諸王穆爾特穆爾入朝。皇后召之也。

帝崩。廟號成宗。國語稱曰額勒哲依圖皇帝。額勒哲依圖蒙古語有壽之謂元史舊說作完澤篤又作完者蓋今譯也

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管子守成惟其末年速歲輕疾國家政事內則決于少關外則委于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威靈具在故也

左丞相阿呼岱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左丞相哈喇哈斯遣使

迎懷甯王海桑於漠北及其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后以已嘗

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懷州恐其兄懷甯王立必報前怨

故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呼岱平章賽音諤德齊巴

延巴特瑪琳沁諸王穆爾特穆爾陰左右之謀斷海桑歸路奉皇后垂

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呼岱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

常卿忠良博士張昇字伯高平州人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

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呼岱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

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喇哈斯收百司

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適

懷甯王遣剛哩克託都阿實克布哈子計事京師哈喇哈斯令急還報復遣使兩

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于懷州。

二月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自懷州。誅阿呼岱等。執阿南達歸於上都。

哈喇哈斯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其傅李孟

字道傳。蔚州上黨人。

曰。

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官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

宮廷。以安人心。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喇

哈斯規之。適后使問疾。哈喇哈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

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曰。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阿裕

爾巴里巴特喇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

吉。及入篋果吉。孟曰。篋不違人。是爲大同。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喜。振袖

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

裕爾巴里巴特喇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喇

哈斯僞許之。夜遣人啓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甯王遠不能猝至。恐

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復遣都萬戶囊加特

人。囊

詣諸王圖喇

太祖次子察罕台四世孫。囊加特今改懷怙此。

定計。囊加特又力贊之。于是先二日率

衛士入內。內稱懷甯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并諸王穆爾特穆爾執

之械送上都收阿呼岱巴特瑪琳沁賽普諤德齊巴延等誅之諸王庫

庫

舊作國開今改後仿此

雅呼圖

睿宗庶子博諤之孫按雅呼圖舊作牙忽都博諤舊作撥特今並改後仿此

進曰今罪人斯得太

子實世祖孫宜早正大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甯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喇哈斯日夜居禁中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懷甯王海桑至上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

元州今爲歸綏天所

殺之誅

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穆爾特穆爾遂卽位大赦初海桑聞帝崩自阿

勒泰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平內難其母翁吉喇特妃惑於日者言欲海桑讓位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海桑聞之語剛哩克託都曰我捍邊陲十年序又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卽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

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弑。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爾汝爲我往察事機。疾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阿爾輝舊作波由中道。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託都馳至大都。入道海桑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憂。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桑不至。復遣阿寶克布哈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託都繼往。行至中道。海桑與中望見之。趨使同載。託都備述妃言。海桑大感悟。旣以阿寶克布哈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卽侍其母來會于上都。海桑遂卽位。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翁吉喇特氏爲皇太后。

加哈喇哈斯託多爾海

舊作榮
兒榮海

太傅達爾罕

舊作答刺罕
並改後仿此

太保並錄軍國重

事

以達爾罕爲左丞相。綽和爾阿寶克布哈並平章政事。

六月立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爲皇太子。

子受皇太
稱尚未名
泰阿塔爾
喇里巴特
喇與武宗
同氣既欲
册爲儲貳
自以爲西
乃事介弟
而以下蒙
子之號太
實混滑何
以昭示天
宗復順而
行且至順
帝爲太皇
母后名不
正而嘗不
順以啓之
矣

詔定祔廟之次。哈喇哈斯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

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爲宜。擬諡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

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宗西

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翁吉喇特氏

宜諡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胡神中曰。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照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爲立廟。已非禮矣。現成宗

爲君時。順宗爲之臣。豈有依次升祔而講順宗乎。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哈喇哈斯何論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秋七月。封圖喇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喇哈斯爲和林左丞相。以伊徹察

喇爲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呼岱有勇力。人

莫能近。圖喇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喇哈斯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

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喇疏屬。豈可以一日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圖喇

因譖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爲和林行省

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喇哈斯至。新爲設者一人。分遣使者。謀其降。民。與出。鈔。馬。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鹽。爲食。命。諸。龍。圖。喇。傳。

者。相去各三百里。凡十餘。鳴。來。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粟。糶。粟。以。待。災。者。亦。古。根。渡。之。漚。田。數。千。頃。令。部。民。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

者。非孔子無以法。所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伶官微賤
本不可以
名位相酬
平章大僚
政府大僚
尤非樂史
所當備宗
昔唐武宗
過加龍任
已爲史册
所誤武宗
乃令其敵
器重臣名
器假人于
斯已極而
此禮既膺
殊寵即自
恃崇隆處
假然抗行
省節繞法
亂政綱是
尙可問乎

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以都指揮使茂穆蘇蘇作馬及伶官錫迪蘇作沙的今等並爲平章政事。茂

穆蘇以角觝屢勝遙授平章政事錫迪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

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錫迪等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

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

其閒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周禮曰平章執政之官宜傳人之所宜任攝而書之所以志成宗受遠之本。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

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

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

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

或未入任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

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

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賜諸王孝經。中書右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微

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九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命皇太子領中書令。省臣言初置中書省事裕宗爲皇太子嘗至省署敕行中書令事。後僧格遷立尙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書于舊省乞徙中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一泄之制可。

十二月山東饑遣禮部尙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請于朝易米以行。

徵處士蕭剡

字維斗
寧元人

爲太子右諭德

元史百官志
左右諭德各一員

剡初出爲府史上官

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三十年。凡天文地理律歷算數靡不研究。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召皆不起。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

爾雅釋詁
近而指遠所著有三禮說諸書
卒賜諡貞靖